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影子

  
eBOOK  
网络资源 中国版

## 第一部：一幢旧屋子

早在写完“蛊惑”之后，就准备写这篇“影子”的，但是却耽搁下来，写了“奇门”。

接着，又写了好几篇别的，所以拖下来的原因，是因为“影子”这篇故事，实在太奇幻，奇幻到几乎不能解释的程度。

再奇幻的故事，也可以有解释的。例如说，一个奇异的生物，来自太空，不知道他来自甚么星球，但总可以知道他是从另一个不知名的星球上来的，那也算是有了解释了。

然而“影子”却不然，它实实在在、不可解释，但整个故事的过程，却也很有趣，而且有一种极度的神秘，或者说是恐怖的感觉。

事情发生在很多年前，那时，我们都还是学生。我说“我们”，是指我和许信，许信是我的好朋友。

那一年秋季，我和许信以及很多同学，都在郊外露营，年轻的时候，参加过许多活动，再也没有比露营更有趣的了，日后，颠沛流离，餐风宿野的次数多了，想起以前对露营的那种狂热的兴趣，总有一种苦涩之感，那且不去说它。

那一天晚上，当营火已经渐渐熄灭，整个营地都静寂下来之际，许信突然来到我的帐幕中，他拿着一支电筒，一脸神秘，低声叫着我的名字：“出来，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

我给他在睡梦中摇醒，有些疑惑地望着他，但是他已向后退了开去，他的那种神情，使我觉出，他一定有极其重要的事和我商量，所以，我立时拿起一件外套，一面穿著，一面已走出了帐幕。

我们来到一个小丘旁，他的样子仍然很神秘，我低声问道：“有甚么事？”

许信道：“这是我下午收到的信，你看！”

他将一封信递了给我，那封信是一个律师写给他的。我们那时，还都年轻，看到了一封由律师寄出来的信，心中总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，我们都是寄宿生，信是先寄到学校，由校役转送到营地来的。

我接过信来的第一句话，就道：“你下午就收到信了，为甚么现在才告诉我？”

许信指着那封信：“你看看再说！”

我将信纸抽了出来，那是一封通知，那位律师，通知许信，去领一笔遗产，遗产是一幢房子，他的一个堂叔遗赠给他的。

信上还附着有关那屋子的说明，那是一幢很大的屋子，有着六七亩大的花园。

我看完了之后，许信兴奋地搓着手：“你想不到吧，我有了一幢大屋！”

我也着实代他高兴，一个年轻人，有了一幢大屋子，那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事。我道：“露营还有五天就结束，结束之后，就是假期，我想，我大概是你那幢屋子的第一个客人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是屋子的一半主人！”许信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送一半给你，但是你必须和我一起，立即离开营地，我真的太心急了，真想明天就看到那幢屋子！”

“离开营地？”我踌躇了一下：“那会遭到学校的处分！”

许信握住了我的手臂，用力地摇着：“你想想，我们自己有了一幢大屋，还有六七亩大的花园，还理会学校干甚么？”

我们那时都很年轻，现在想起来，那一番话实在是可笑，但是当时，我却立即同意了许信的说法。对，自己有了那样的一幢大屋子，还理会学校做甚么？所以我立即道：“好！”

我们一起来到了营地存放脚踏车的地方，推出了两辆脚踏车来，骑上了车子，飞快地向前踏着。

我记得十分清楚，当天色快亮，我们也渐渐地接近市区之际，雾大得出奇，我们在到达离一条铁路很近的时候，可以听到火车驶过的隆隆声，也可以感到火车驶过的震动，但是我们却看不到火车，因为雾实在太大了。

但是我们却一点也不减慢我们的速度，终于，在天亮时分，到达了市区。我们下了车，每人喝了一大碗豆浆和吃了两副大饼油条，然后，继续前进。当我们到律师办公室时，根本还没有开始办公。

我们在门口等着，足足等了两小时，才办妥了手续，律师先恭喜许信，然后才告诉他，道：“那屋子很旧，如果不经过好好的一番修葺，不能住人！”

许信那时，高兴得是不是听清楚了律师的话，都有疑问，他挥着手：“甚么都不要紧，只要那屋子是我的，我就能住！”

他的手中，握着两大串钥匙，就是律师刚才移交给他，属于那屋子的。

而那些钥匙，大多数是铜的，上面都生了一重厚厚的铜绿，每一柄钥匙上，都系着一块小牌子，说明这钥匙是开启屋中的哪一扇门的。

从那些钥匙看来，它们至少有十年以上未经使用，也就是说，那屋子可能空了十年。但我却同意许信的话，只要那是我们自己的屋子，哪怕再残旧，还是可以住的。

我们离开了律师的办公室，仍是骑着脚踏车，向前飞驰，我们的心中实在太高兴了，所以一面还在大声唱着歌，引得途人侧目。

屋子在郊区的一个十分冷僻的地点，我们虽然在这个城市中居住了不少时间，但是仍然花费一番功夫，才能找得到。

我们首先看到一长列灰砖的围墙，一种攀藤的野生植物爬满了那一长列围墙，连铁门上也全是那种野藤，当我们在门前下了车时，我们已可以从铁门中，看到了那幢房子。

那是确是一幢雄伟之极的房子，它有三层高，从它的外形看来。它至少有几十间房间，而且它还有一个大得出奇的花园。

可是我们两人，却呆在门前，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目光互望着。

那房子实在太旧了！

这时，我们自然还看不到房子的内部，但是，单看看那花园，我们便都有了蛮荒探险的感觉。

那花园中有一个很大的池塘，池上还有一座桥，但这时，桥已断成了几截，浸在翠绿的水中，我从来也未曾看到过绿得如此之甚的池水，那简直是一池绿色的浆糊一样，洋溢着一片死气。

在池旁有很多树，但是大多数的树上也都爬满了寄生藤，野草比人腰还高，大多数已衰黄了，在随风摇曳，在花园中，已根本辨认不出路来。

我们呆了片刻，我第一个开口：“好家伙，我敢打赌，这屋子至少空置了三十年以上！”

许信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那屋子曾使他如此兴奋，却不料竟那么残旧。他吸了一口气：“不管怎样，那总是我们的屋子，可以叫人来清理花园，或者，我们自己来动手。”

我搓了搓手：“我说得对，快找铁门的钥匙来，我们进去看看。”

许信在五大串钥匙中，找到了铁门的钥匙，插进了匙孔中，可是我们终于无法打开那铁门，因为整个锁都已成了一块锈铁。

在费了足足半小时之后，我们放弃了打开铁门的企图，而手足并用，爬过了铁门，翻进了园子中，落在到达腰际的野草丛中。

我们分开野草，向前走着，走不了十几步，我们的裤脚上便黏满了长着尖刺的“窃衣”，我们绕过了那池塘，发现水面居然还浮着几片枯黄了的荷叶，在一片荷叶上，有一只大青蛙，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们。

我们继续向前走着，来到了屋子的石阶前，连阶梯上也长满了野草，当然，不如花园中那样密。大门一共有八扇之多，下半是木的，上半是玻璃的，但是我们完全无法透过玻璃看到屋中的情形，由于积尘，玻璃已几乎变成黑色。

我们一来到了门前，在屋檐上，便吱吱喳喳，飞出一大群麻雀，那群麻雀，足有一百多只，飞了一圈之后，又钻进了屋檐的隙缝之中。

我笑了起来：“住在这里，倒有一个好处，光吃麻雀，就可以过日子了！”

但是许信的神情却有点愤怒，他道：“我要把它们赶走，那是我的屋子！”

我提醒他：“嗨，我有一半，是不是？”

许信道：“当然你有一半，但如果你对这屋子表示不满意的话，你随时可以放弃那一半的。”

我道：“你的幽默感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没有幽默感，”许信说得很严肃：“我已爱上这屋子了！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我也爱上了它，我们之间会有麻烦？”

许信显得十分高兴：“当然不会，别忘记，它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。”

我推着门，门却锁着，我向发锈的匙孔望了一眼，皱了皱眉，许信已将钥匙插进了匙孔之中，用力扭动着，我则帮他摇动着门，足足忙了五分钟，由于门的震动，檐上的尘土，落了下来，落得我们满头满脸。

我们终于推开了那扇门，许信发出一下欢呼声：“我们一起进去！”

我和他握着手，一起走了进去，我们跨了进去后，不禁都呆了一呆。

那是一个极宽敞的厅堂，厅堂中，一应家俬俱全，正中是一盏吊灯，在吊灯上密密的蛛网中，几只老大的蜘蛛伏着不动。

在所有的东西上，都是厚厚的尘，我从来也未曾在在一间屋子之中，见过有那么多尘土的。

在墙上，挂着许多字画，但是没有一幅字画是完整的，在陈列架上，还有很多古董，大多数是瓷器，在几只大花瓶中，传出一阵“吱吱”的叫声，几只大老鼠，攀在瓶口，用它们充满邪气的眼睛，望着我们。

在天花板上，很多批荡都已破裂了，现出了一根一根的小木条，在好些小木条上，挂满了蝙蝠，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，蝙蝠拍打着翅膀，但是不一会，便又静了下来，仍然一只一只倒挂着。

我和许信互望了一眼，这样的情形，实在是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！

我又想说几句开玩笑的话，我想说，这屋子借给电影公司来拍恐怖片，

倒真不错。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说出来的话，许信一定会大大不高兴。

是以，我忍住了没有出声，许信则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有信心整理这间屋子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：“我们可以慢慢来，总可以将它打扫干净的。”

我们继续向前走着，我们脚下的地板，发出“咯吱”、“咯吱”的声音来，突然，有一长条地板，翻了起来，在地板下，足有几十头老鼠，一起窜了出来。

它们窜出来之后，就停了下来，望着我们，许信挥着拳：“我要养十只猫！”

老实说，从那么多老鼠来看，养十只猫儿，怕还不够老鼠的一餐！

不论许信对这幢屋子表示如何热爱，但是当他看到了自地板下窜出了那么多老鼠之时，他也不禁站定了，摇头苦笑了起来。

而且，由于老鼠的突然受惊和乱奔乱窜，我和许信也立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！

有一头硕大的老鼠，在窜过一张桌子的桌面之际，“乒”地一声，撞碎了一只杯子，那杯子之中，自然也积满了尘。

杯子跌在地上，碎裂了，这使我们注意到，在桌上，还有好些杯子，看来好象是有五六个人围着那张圆桌，正在喝咖啡谈天，但是谈到了一半，便突然离去了一样，所以，杯子才留在桌上，没有收拾。

而且，我们又看到，在一张安乐椅的旁边，有一本书，那本书，已经被老鼠啃去了一半，但那不是这本书应该在的地方，唯一的解释便是当时有人在那安乐椅上坐着看书。

但是，当他在看书的时候，他却突然遇到了一些甚么事，是以放下书就离开去的。

接着，我们两人，虽然站着不动，但是却发现了更多这屋子的人是仓皇间离去的证据，我比较细心些，我看到有几个电灯开关是向下的，也就是说，当屋中人离去时，匆忙得连灯都不及熄！

几上也有着杯子和一些碟子，在一些碟子上，还有着吃蛋糕用的小叉子，当然，已不会有蛋糕剩下的了，就算当时有，也一定被老鼠吃光了。

当我们刚一走进这屋子的时候：我们的心中，都是十分兴奋的，虽然感到那屋子太残旧了，但却还没有甚么别的感觉。

然而现在，我从许信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的心中，都有了一种阴森可怖之感！

我先开口将心中的感觉说出来：“许信，这屋子怕有点不对头吧，好象是在突然之间发生了甚么怪事，所以人才全逃走的！”

许信的脸色也很难看，他讲起话来，语调也没有那么流利了，他道：“别……别胡说，这是一幢好房子，是我们两个人的。”

我向那些留在桌子上的杯子、地上的书以及另外几个屋中人是在仓皇中离去的证据指着，道：“你看这些，而且，我看这屋子，本来一定住了不少人，可是你那位堂叔，为甚么忽然不要这屋子了，让它空置了那么多年，到死了才送给你？”

许信摇着头，道：“那我怎么知道？我那位堂叔，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你要知道，有钱人做起事来，有时是怪得不可思议的。”

我心中的疑惑愈来愈甚：“你见过他？”

“见过几次，不过没有甚么印象了。”

“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，”我又说：“你对他没有甚么印象，他一定也对你不会有太深刻的印象，你们的亲戚关系也很疏，他为甚么要在遗嘱中，将这幢屋子送给你？我看，我们还是——”

当我讲到这里时，我有遍体生寒的感觉，因为这一切事都令人难以想得通！

许信迟疑着，他自然知道我未曾说完的话，是在提议我们离开这屋子，根本不要再来。

在他的心中，虽然也有同样的想法，然而，他却又很不舍得，是以，他还在犹豫不决。

而就在这时候，花园的铁门，突然传来了“砰砰砰”的一阵响，那一阵声响，突然传了过来，我和许信两人，本来就在心中发毛，再一听到那一阵突如其来的声响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

比较起来，还是我胆子比较大一些，因为一听到那一阵声响，许信的脸色发青，立时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，但是我的颈骨虽然觉得僵硬，却还有足够的镇定，转过头去，看了一眼。

我看到铁门外，像是站着三五个人，还有一辆房车停着，那年头的汽车，几乎全是黑色的，这一辆，也不例外。

花园很大，我只看到一个女人和那拍门的是一个身影相当高大的男人，别的我就看不清了。

我拍了拍许信的肩头：“有人在拍门，我们出去看看。”

许信这才转开头来，松了一口气：“这些人，怎么一点声息也没有，就拍起门来了？”

我心中只感到好笑，许信那样的埋怨，自然只是为了掩饰他心中的惊恐，他放开了我的手臂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向后退了出去，我们是退出去，而不是转过身，向外走出去的。当时，我们也根本未去想一想为甚么要那样，直到事后追想起来，才知道那是我们当时的心中有着极度的恐惧，生怕屋子中有甚么东西扑出来，扑向我们背后，令我们无法预防之故，所以我们才会面对着屋子，向外退了出来的。

一直来到了花园中，我们才转过身，奔向铁门口。

在拍门的人，看到我们向铁门奔去，不再拍门。我们奔到了门前，喘着气，看到站在门外的是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和两仆人。

那老妇女的衣着很华丽，神情也很雍容，另外两个男人，身体都很强壮，一个多半是司机，另一个则可能是男仆。

许信一看到了那老妇人，便怔了一怔，他有点不肯定地道：“是……婶娘？”

那老妇人忙道：“你倒还记得我，我们已有三四年未见了吧？”

许信叫那老妇人为“婶娘”，我便立时想到，那老妇人可能就是许信那位古怪的堂叔的遗孀。

果然，许信的介绍，证明了这一点，我就有礼貌地叫了她一声“许伯母”。

老妇人道：“你将门打开来再说。”

许信苦笑着，道：“婶娘，我打不开这门，我们是爬进来的。”

老妇人回过头去：“你们两人将门撞开来。”

那司机年纪轻些，立时答应了一声，那男仆看来也已有五十上下年纪，他比较慎重：“太太，我看你还是不要进去，让我们进去的好！”

许信的脸突然涨得很红，他提高了声音：“婶娘，堂叔在遗嘱中讲明，他将这屋子送给我了，现在，这是我的屋子！”

许信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，从他这时坚决维护他的权益的神态中，可以看出这一点来，他又道：“我不要铁门被砸烂。”

那老妇人呆了一呆，才笑道：“阿信，我们是自己人，这屋子就算是你的，我难道不能进来！”

“当然可以，但是我是主人！”

那老妇人道：“是的，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遗嘱的内容，我可以有权利，在这屋子中取回一些东西？”

我和许信互望了一眼，我们都曾听律师读遗嘱，但是我们都没有仔细听，因为当时，我们都沉浸在自己拥有一幢花园大屋的狂热的兴奋之中。

许信的神态也立时不那么紧张了，他道：“那当然可以，就算遗嘱中没有规定，我也会让婶娘去取东西的，但是门真的打不开，婶娘也可以爬进来。”

老妇人皱着眉，那司机道：“锁多半是锈住了，我有滑润油，可以再试试！”

他从车中取出了滑润油来，注入钻孔之中，许信将钥匙交了给他，他用力扭动着，锁中发出“喀喀”的声音，落下许多铁锈来。

他花了大约七八分钟，终于“格”地一声，扭开了锁，用力将铁门推开了来。

铁门在被推开的时候，发出一阵难听的“咯吱”、“咯吱”声。

铁门一推开，老妇人便向前走来，那男仆忙跟在她的后面，叫道：“太太，太太！”

老妇人走出了十多步，才站在草丛之中，她的神态很激动，也很愤怒，她不断地道：“阿尚，你看看，阿尚，你看看！”

“阿尚”自然就是那老仆的名字，他四面看看，也发出一阵阵的叹息声来。

老妇人道：“阿尚，你看，好好的屋子，变成了这模样，老爷也不知道发了甚么神经！”

阿尚在维护着他的男主人：“太太，老爷当时，一定遇到了甚么奇怪的事，所以才不要这屋子的，所以，你还是不要进去的好，屋子空了太久，只怕里面会有一些……东西！”

我用心听着阿尚和老妇人的对话，因为我听出，他们两人，都是曾在这屋子中住过，而且是仓猝离开屋子的许多人中间的两个。

我问道：“当时，你们为甚么不要这屋子了？”

阿尚和老妇人望了我一眼，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老妇人继续向前走去，一面走，一面不住摇头叹息，当她来到了大厅的石阶前，她看到了大厅中的情形，她难过得像是想哭一样。

许信忙道：“婶娘，屋子中有上千头老鼠，你要取些甚么东西，我替你去取好了！”

老妇人却固执地道，“不，我自己去，阿尚，司机，你们跟着我！”

我们五个人一起走进了大厅，我走在最后，我的心中很乱，我在想，许信的婶娘这时要来取的东西，一定是极其重要的物事。

由此也可以证明，她离开屋子的时候，真是匆忙到极点的。究竟为甚么，她会如此匆忙离开这屋子呢？据她自己说，是“老爷发神经”，但是阿尚却说，“老爷可能遇到了甚么事”。

究竟为甚么要离开，只怕他们也不知道！

走进了大厅之后，许信扶着他的婢娘，因为老妇人看来，像是要昏过去一样。

大厅中的情形，实在太阴森可怖，我和许信都是年轻力强、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，尚且一进来，就感到自脊梁骨中，直透出了一股寒意，何况是一个老妇人，更何况她原来是住在那屋子中的。

她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，阿尚忙道：“太太，我看你还是别上去了，你要取甚么东西，我替你去取，太太，你可以相信我的！”

老妇人也不再向前走去，她喘着气，转过身来。

许信仍然扶着她，一行人又退到了门外，她深深地吸着气：“阿尚，在我的睡房中，有一个镶罗甸的壁橱，你是知道了的。”

“自然，我记得的。”阿尚回答说。

“那壁橱的最下一格抽屉拉开来，下面还有一暗格，那暗格之中，有两只箱子——”许太太讲到这里时，略顿了一顿。

然后，她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才讲了出来：“那两只小箱子中，一只放的是我的首饰，连我的嫁妆也在内；另一只，则是几处地契。你老爷在世时，说甚么也不肯让我去取回来，现在他死了，我非要将它们取回来不可，别的我可以不要，这些东西，我一定要的。”

她在讲到“一定要的”之际，神情极其激动。

而我听得她那样说法，也不禁呆了。

我早就根据种种情形，推断这屋子中的人，当年离开屋子之际，是匆忙到极点的，可是现在，听得许信的婢娘那样说，情形似乎比我所想象的更匆忙！

因为她连那么重要的东西，都未及携带，真难想象当时是甚么样的情景！

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伯母，当时你们为甚么走得那么匆忙？”

可是她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她只是望了我一眼，一脸不信任我的神气。

我虽然亟想知道当时的实在情形，但是自然也不会再去自讨没趣，我没有再问下去。

阿尚已经连声答应着：“好，我去取！”

他在答应了之后，向大厅望了一眼，却又有点畏缩起来：“侄少爷，你和我一起去可好！”

许信比阿尚更害怕，他又望着我：“你也一起去，好么？”

阿尚立时同意，“好的，好的，多几个人，总是好的，有甚么事，多少也可以壮壮胆。”

我略为迟疑了一下：“好。”

我答应了许信的要求，倒不是为了别的，而是我想，在许信的婢娘处，问不出甚么道理来，但是在阿尚的口中，倒可以问出些名堂来的。

我们三人一起走进了大厅，这是我第二次走进大厅了，是以阴森可怖

的感觉，也减轻了不少，许信还在说笑着：“唉，不知要花多少钱来修理这屋子，希望堂叔有钱留在屋中。”

阿尚神秘地道：“侄少爷，我知道老爷的书房中，有不少银洋和金条，他走的时候，一定也来不及带走，恐怕还在！”

许信高兴地道：“阿尚，如果真有钱的话，我分一点给你，你棺材本有了。”

阿尚忙道：“多谢侄少爷！”

我趁机问道：“阿尚，当年你老爷一家人，为甚么那么仓皇离开这屋子的，你能告诉我么？”

这时候，我们已来到了楼梯口了。

阿尚听得我那样说，停了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件事，说来也真奇怪，我一时之间也说不完。而老爷是绝不准我们提起的。”

我忙道：“你老爷已经死了！”

阿尚道：“是啊！是啊！”

他虽然说着“是啊”，但是他并没有将经过的情形告诉我的意思，我也不再去逼他，因为我已看出他是不想告诉我的了。

我道：“现在许太太等着我们拿那两只箱子给她，还是有机会时再说吧。”

站在楼梯口，向上看去，只见楼梯上，本来是铺着地毯的，但现在，地毯上被老鼠咬走的部分比剩下的部分还要多。

## 第二部：仓促之极放弃住宅

许信的胆子绝不比我大，但可能他对这屋子的热忱比我更甚，是以他便首先踏上楼梯。

木楼梯随了我们三个人的体重之后，发出可怕的“格吱”、“格吱”的声音来，从木缝之中，又窜出了许多老鼠。

一直到登上了二楼，并没有发生甚么意外。

二楼的残旧情形，比起大厅来，也不遑多让，阿尚看了，只是摇头，他向一扇紧闭着的门指了一指：“侄少爷，那就是老爷的书房。”

许信大感兴趣：“堂叔在他书房中，留着不少金银，可是真的？”

阿尚道：“是，有一次我老母死了，他叫我进去，数了三十个大洋给我，我看到的。”

许信向书房门口走去，我道：“许信，你还是先将你婶娘要的东西取出来好！”许信不知是不是听到了我的话，但是他却是来到了离门口三四寸处便突然站定了身子，接着，他便叫了起来，道：“卫斯理，你来看！”

他那突如其来的一下叫声，令得我和阿尚两人，都吓了老大一跳，我不禁埋怨道：“许信，甚么事大惊小怪，人会给你吓死的！”

“你看，”许信还是指着那扇门，“门上面写着一行字！”

不是许信指着门那么说，我真看不到门上有字留着，因为光线不是很亮，门是赤褐色的，那一行字，是黑笔写的，门上又是灰尘，不是来得近了，

是决计看不出来门上有字的。

我一看到了门口有字，便也连忙走向前，用衣袖抹去了门上的积尘，那一行字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，那是一行极其潦草的草字，但是我也立即认了出来，那行字是：绝不准打开此门，切！切！

我和许信互望了一眼，许信冲动了起来，当时便要握住门柄，将门推了开来，我连忙伸手，将他拉住：“许信，别乱来！”

许信道：“怕甚么？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，这房间中会有甚么？”

我道：“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，我们迟一步进去，又怕甚么，你婶娘在等着。”

许信望了我半晌，终于同意了我的话。

阿尚显然目不识丁，他睁大了眼，问道：“那些字，说些甚么？”

我拍着他的肩头：“没有甚么，我等一会和你详细说，许太太的卧室在哪里？”

阿尚眨着眼睛：“在三楼。”

我将许信拉向后，这时候，只觉得在这幢残旧的屋子之中，可以说充满了神秘，而神秘的顶峰，自然就是门上的那行字了。

我们又一起向三楼走去，来到了一扇门前，许信伸手将门推了开来，房间中很黑暗，木制的百叶窗帘全关闭着，我们一齐走屋去，许信想将百叶帘拉开来，但是一用力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整扇百叶帘，一起跌了下来。

许信将百叶帘抛在地上，骂了两声，房间中明亮了起来，我看到床上叠着被，但是被子却又成了老鼠最佳繁殖的地方。

一变得明亮，许多小老鼠，还不会爬行，就从被窝中跌了出来，蚊帐和被褥，已所剩无几，那些壁橱的橱门上，那有着孔洞，里面的衣服也全都被咬烂了。

许信一面拍着身上的尘土，一面道：“希望那两只箱子未被咬坏！”

阿尚已俯身拉开了最后一只抽屉，当抽屉被拉开之际，一大群蟑螂，奔了出来，房间中所发出来的气味之难闻，真是无与伦比。

阿尚捏着鼻子，又开了一度暗门，再伸手进去，提出了一只箱子来。那是一只铁铸的箱子，已生了很多锈，但还没有损坏。

阿尚喘了一口气，又伸手将另一只箱子也取了出来，两只箱子一样大小，阿尚提着它们，道：“侄少爷，我们可以下去了。”

我推了推许信，许信向我凑过来，我低声道：“设法将阿尚留下来，我有话问他。”

许信点了点头，我们一起下了楼，许太太看来已等得很焦急了，一看到我们在门口出现，她踏上石阶来，阿尚提着那两只箱子，报功道：“太太，是不是这两只？我一找就找到了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许太太将箱子接了过来，放在石阶上，她打开手提袋，取出了一串钥匙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幸而这两只箱子的钥匙，我一直带在身边！”

她用其中的一柄，去打开一只箱子，她扭着钥匙，扭了好久，才将箱子打了开来，在阳光之下，我们都看得很清楚，那箱子中，一层一层，全是极其贵重的首饰，有钻石，有翡翠、也有珍珠。

我呆了半晌，许太太连忙合上了箱盖，唯恐被人抢走一样，她道：“我们回去了，阿信，屋子中别的东西，都归你了。”

许信忙道：“谢谢婶娘。婶娘，我想请阿尚留下来，帮帮我的忙。”

许太太或者是急于要回去了，是以她对许信的问题，几乎考虑也不考虑，就道：“好的，阿尚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帮侄少爷的忙。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已转过身，向车子走去，司机走快几步，替她打开了车门，她登上了车，车子绝尘而去。

等到车子驶走之后，我拍了拍石阶：“阿尚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，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了？”

阿尚望了望许信，许信道：“你只管说，阿尚，我不会亏待你。”

我们三人，一起在石阶上坐了下来。那时，阳光仍然很灿烂，我们是对着阳光而坐的，但不知怎地，总有一股阴森之感。

阿尚坐了下来之后，又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事情过去虽然很久了，但是我还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晚上——”

我插嘴道：“事情是发生在晚上？”

“是的，是晚上九点多钟，天很冷，太太和几个亲戚，在大厅中喝咖啡，听收音机，我们下人全在厨房中，刚吃好饭，老爷就怪叫着，从楼上冲了下来。”

我和许信互望了一眼，我道：“你老爷平时有没有那样的情形？”

“没有，一点也没有，我常听得丁先生说，老爷是甚么……不苟，不苟甚么的。”

“不苟言笑。”我提醒他。

“是的，不苟言笑，丁先生是吃闲饭的，那天，他恰好不在。”阿尚说着。

我明白阿尚口中所谓“吃闲饭”的意思，那位丁先生，多半是清客，有钱人家中，常有这种人。

许信接着又问道：“他叫甚么呢？”

阿尚皱起了眉，道：“当时，我们下人听得老爷的怪叫声，还只当是发生了甚么大事，一起冲了出来，当我们来到大厅上时，老爷正拉着太太向外走，不断地叫所有的人全出去。”

那时，不但阿尚皱起了眉，连我和许信，也一起皱起了眉，我忙问：“那时候，他脸上的神情怎样？”

“骇人极了，脸色铁青，太太给他拉得向外直跌了出去，太太在叫：你发神经了？可是老爷却只是顿着足，叫屋子中每一个人都离开，老爷平时够威严，没有一个人敢不听他的话，虽然大家都觉得事出意外，但还是一起涌着，出了花园。”

许信听得入了神，忙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“我们全是仓皇奔出来的，甚么也没有带，却不料我们一出了花园，老爷就立时将花园的铁门锁上，指着屋子：‘谁敢走进屋子一步，就算我不知道，也不会有好结果的！’”

阿尚讲到这里，身子震了一震，哭丧着脸：“可是现在我已走进来了！”

我回头向屋子看了一眼，心头也不禁生出了一股异样的恐怖之感来。

许信安慰着阿尚：“不要紧的，他说的时候，屋子是他的，现在，屋子是我的了！”

阿尚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，他害怕的显然不是屋中有甚么怪异，而是老爷的那句话。而那句话在阿尚的心中，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，因此也可以知道，老爷在说那句话的时候，神态是何等凶狠和坚决了！

我又问道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太太当时就和老爷吵了起来，说老爷发神经，要冲回屋子去，但老爷的话更可怖，他说，谁要是再敢进这屋子，等于要他死！太太哭了起来，说就算不要屋子，她也要将东西取出来，可是老爷不许，我们当夜是住在旅馆中的。”

阿尚继续说：“后来，没有几天，老爷就派人买了另一幢房子，也没有人再敢来这里。”

我怀疑道：“那也说不过去啊，你们下人全是住在这屋子的，难道他也不让你们来取回东西？”

“老爷待下人倒是好的，他给我们每人很多钱，足够买回我们那些破东西的了。他还对我们说，无论是谁，不管有多少好处，叫我们到那屋子去，都不准去，去了自己倒楣！”

“太太没有叫你们去？”

“有，叫我们去了好几次，但是有老爷的话在先，我们自然不敢去，我们也曾偷偷来屋子四周看过几次，但后来，就没有人再提起了。”

我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当时，他为甚么要叫你们离开，你们后来知道了？”

“不，一直不知道，太太的近身娘姨说，连太太也一直不知道，可见老爷未曾对别人说起过。”

许信仰起头来：“太奇怪了，卫斯理，你说是为了甚么原因？”

我苦笑着：“我怎么知道，我甚至未曾见过你那位古怪的堂叔。”

许信道：“我也只不过见过他几次而已。”

我的心中，又升起了一个新的疑惑：“许信，你见过他的次数并不多，为甚么他要将这间屋子遗给你，你知道么？”

许信道：“自从接到律师的通知信之后，我的心中就一直在迟疑着，不知道是为了甚么，直到现在，我才想出原因来。”

“那是为了甚么？”我忙问。

许信道：“首先，我们得假定，在这间屋子中，曾发生过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，”我立时同意：“如果不是那件怪事，怪到了极点，那么，任何人都不会在如此仓猝的情形下，放弃了住所的。”

“那么，”许信说：“我想原因就在这里了，有一次过年，我到 he 家里去拜年，和几个堂兄弟在一起闲谈，我们在谈论着世上有很多怪事，当时，我力排众议，说一切怪事，都是科学可以解释的，世界上，其实并没有所谓怪事存在。”

我那时还年轻，年轻人的头脑，总是简单的，而且，对一个刚接受初步科学训练的人来说，总觉得科学是万能的，凡是超出现有科学水准之外的一切，都否定之曰“迷信”，我当时的情形，正是那样。

所以，我立时道：“是啊，你的说法很对啊！”许信道：“当我们争得很剧烈的时候，我的堂叔走过来旁听，他听了一会，才拍了我的肩头道：‘你的话错了，世界上有很多怪到无法想象的怪事，绝不是任何科学家所能解释的，你将来就会知道了！’他讲完就走开了。”

我有点明白了：“是了，所以他将这屋子遗了给你，他要你在这屋子中，也碰到他曾遇到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怪事！”

“我想他就是这个意思。”许信点着头。

我们两人在讲话时，阿尚用心地听着，当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突然害

怕了起来：“侄少爷，我看你还是不要这房子了吧，你想想，老爷若不是遇到了甚么怪事，怎会那样？”

许信拍着胸口，年少气盛地道：“他怕，我可不怕，阿尚，你不懂，我们是受现代教育的人，不信鬼怪！”

阿尚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可是侄少爷，我……却很害怕，我……想回去了。”

我们留阿尚在这里，本来就是想在他的口中，套问出当年发生的事来，现在，他所知道的全说出来了，而他一个人，老实说也帮不了甚么忙，所以他要走，我们都道：“好，你去吧！”

阿尚急急向前走去，好象唯恐走慢一步，就会给鬼怪吞噬了一样。

老实说，我和许信两人，当时都有一股寒森森的感觉，但是为了表示我们的大胆，所以当阿尚急急而去的时候，我们都指着他，哈哈大笑。

等到阿尚走出了花园，我们才停止了笑，许信问道：“你看，这里曾发生过甚么事？”

我道：“不知道，但如果有甚么怪事发生的话，那么，一定是在你堂叔的书房中发生的。”

许信平时十分喜欢看侦探小说，这时，他压低了声音，用十分神秘语气道：“你看，是不是我堂叔做了甚么不可告人的事，唯恐给人家发觉，是以才故弄玄虚，将人赶走的？”

我心中一动：“也有可能，如果他在书房中，谋杀了甚么人，那么，这应该就是他掩饰罪行的最好方法了，是不是？”

许信握着拳：“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到书房去看个究竟。”

我立时响应：“对！”

我们一起转过身，又走进了大厅，然后，上了楼梯，来到了书房的门口。

气氛本来就阴森，写在门口的那行字，更给我们的心理上增加了不少威胁，是以当我们来到了门口之后，我们都略呆了一呆，互相望着。

然后，我道：“我们一起撞门进去。”

许信点着头，我们后退一步，肩头在门上撞着，只撞了一下，“哗啦”一声响，整扇门便被撞了开来，扬起了一蓬积尘。

那是一间十分宽大的书房，四壁全是书橱，但是可怜得很，所有的书，全都蛀成了纸屑了。

在书房正中，放着一张很大的写字台，写字台旁，有一只大木柜，还有几张舒服的座椅。

一眼看去，已可以将书房中的情形，完全看在眼里了，可是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犯罪证据，例如留在书房中的尸体之类（经过了那么多年，尸体应该变成了白骨了，但是不幸得很，连白骨也没有）。我们走进书房，绕著书桌，走了一遭，书房和别的房间一样，虽然残旧得可怕，但是却并没有甚么太特别的地方。

我们看到，书桌上有一只黑盒打开着，早已干了，还有一只烟斗，跌落在桌旁，最使人觉得奇怪的是，书房中一只老鼠也没有。

许信走到那只木柜旁，拉开了木柜柜门，他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，在木框中，整齐地叠着一叠又一叠的银洋，只怕有好几千块之多！

那时，正是币值迅速下跌，银洋最吃香的时候，骤然之间，有了那么

多银洋，许信如何不大喜若狂，我也替他高兴，那种高兴，将我们为这屋子的阴森而感到的可怖，一扫而光！

我们欢呼着，跳跃着，冲出了屋子，几乎要将我们的高兴，告诉每一个人。

但我们却遇不到甚么人，因为那屋子四周围，十分冷僻，冷僻得一个人也没有。

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，我和许信两个人，可以说是忙极了。而且，我们也成为学校中最出名的人。因为我们出一块银洋一天，雇用同学来清理这屋子，等到体育教员和校长，发现营地上一个人也没有时，暴跳如雷，追查罪魁，查到了原来是我和许信。

而我和许信，平日又是学校中出了名的捣蛋分子，自然罪加一等，立时出布告，记大过，可是同学们参加清除工作的热忱，却丝毫不减。

十几岁的小伙子，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甚么叫疲倦，而人数最多的一天，参加工作的人，多达三百余人，银洋像水一样流出去，那幢屋子，也渐渐象样起来了。

半个月后，花园之中，寸草不留，杂草和好草，一律铲了个干净，屋子内外，经过了修整、粉饰，旧家具和清除出来的垃圾，全被堆在屋后的空地上，淋上火油，放了一把火。

那一把火，烧得半天通红，我们两三百个人，就围着火堆，唱着歌，跳着舞，庆祝我们完成了清理屋子的工作，那时，电流也已经接通了，全屋上下，大放光明，一直到午夜，所有的同学，才陆续散去，终于，只剩我和许信两个人了。

我们回到大厅之中，大厅中空荡荡的，几乎整幢房子都是空的，因为所有的家具都坏了，连一张勉强可坐的椅子也找不出来。

我们躺在地板上，这时，老鼠已不见了，在一个聚集了超过两百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的地方，哪里还有老鼠立足的余地？

### 第三部：不能和影子一起生活

脱了钉的地板也都重新钉好，地板干净得和船上的甲板一样，我们躺在地板上打滚、跳跃，直到我们也感到有点疲倦了。

许信撑起头来，问我：“喂，我们睡在甚么地方？”

我眨了眨眼：“如果你有足够的胆子，那么，我们睡到书房去！”

许信跳了起来：“好！”

我们一起奔上楼，整个房子所有的灯都开着，书房门上的那一行警告，也早已被新的油漆涂没了，整幢房子中，也只有书房中，还有家具，因为书房中没有老鼠，我们在一张大沙发上，坐了下来。

当我们较为冷静之后，我就想起许信的堂叔来，我道：“许信，那天晚上，在这间书房中，究竟曾发生过一些甚么事，你想得到么？”许信摇了摇头，打了一个呵欠：“想不到，而且，我也不想去想它。”

他在那张大沙发上倒了下来，我将大沙发让给他睡，坐在另一张安乐椅上。

许信不久就睡着了，这时，整幢房子中，静得出奇，我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

我用一种十分奇特的心情，期待着一些奇异事情的发生。可是，却只是寂静，甚么也没有，我等了又等，疲倦袭上心头，我也合上眼，睡着了。

我不知睡了多久，但我的确睡得很甜，如果不是那一下叫声，来得如此突然和尖利，我是不会醒来的，我被那一下尖叫声惊醒，睁开眼来，看到许信已坐了起来，他满面惊怖之容，指着我的身后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我被他的样子，弄得毛发直竖，遍体生寒，而由于我的背后并没有长着眼睛，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背后有些甚么怪东西在。

我是在沉睡中突然惊醒过来的，一醒过来，就遇到了那样的场面，使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才好，我只是急叫起来：“天，我背后有甚么？”

许信向前指着的手，缩了回去，他揉了揉眼，将眼睛睁得大些，脸上惊怖的神情消失了，代之以一种十分尴尬的笑容，他道：“没有甚么，我……刚才一定是眼花了，没有甚么！”

直到这时，我的头颈才不再僵硬，我转过头去看一看，在我的身后，是一幅雪白的墙壁，甚么也没有，我松了一口气：“你刚才看到甚么？”

许信摇着头，道：“我一觉睡醒，觉得灯光刺眼，想熄了灯再来睡，好象看到墙上有一个很大的背影，那黑影像是在俯身看你，所以才惊叫了起来的。”

我刚才已回头看过了，在我身后的墙上，甚么也没有，但听得许信那样说，我还是不由自主，又回头向墙上看了一眼。

墙上当然没有甚么黑影，我放心了：“别吵了，天还没亮，我们还可以睡，要不要熄灯？”

许信犹豫了一下：“好的。”

我站了起来，熄了灯，那是一个阴天，一熄灯之后，房间中一片黑暗，只有走廊中的灯光，自门缝中，透了一点进来。

我们都没有说话，说实在的，许信虽然承认是他眼花，但是他的神情却也很紧张，我也心中有些疑惑，因为许信的话很奇怪，他说，看到墙上有一个影子，而那影子“正俯身在看我”。

这不知道是甚么形容词，影子怎会俯身看人？我一面想着，但是终于敌不过疲倦，迷迷糊糊，又睡着了，等到我们又醒来时，已是红日高照了！

许信伸着懒腰：“我们睡得很好啊，没有红毛僵尸，也没有变成漂亮女人的狐狸精！”

我笑着：“除了你半夜醒来，看到的那个影子！”

一提起那个影子，许信的神色，仍然有多少不自在，但是他却随即打了一个“哈哈”：“那只不过是我的眼花而已。”

我也没有再说甚么，我们一起到花园中跑了一圈，回来啃着隔夜的面包，用自来水送下去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在这幢屋子中，玩着“寻宝游戏”。所谓“寻宝游戏”，是我们在全屋搜索着，找寻着隐藏着的物事。

而我们的目标，主要是在那间书房之中。

许信的堂叔，真是一个怪人，他的书房，像是机关布景一样，几乎每一个书架都可以移动，而在移开书架之后，便是藏在墙内的暗柜。

我们打开了很多暗柜，暗柜中的一切，还都很完整，我们找到很多股

票，找到不少外币，也找到早已改革了、变成了废纸的钞票。

有很多抽屉都是加上精巧的锁的，我们化很多的心思，去弄开那些锁，到后来，我和许信两人，几乎都成了开锁的专家。

但是，我们对其中的一个抽屉，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那是一只钢柜的钢抽屉。

所有的暗柜之中，只有那一只钢的，那钢柜有两呎宽、八呎高，一共有八只抽屉，其中七只都没有上锁，在第二只抽屉中，我们找到了一大把美钞，是以，对那只锁住的抽屉，我们更感到莫大的兴趣。

我们一面用尽方法想打开它，一面则不断揣测着，抽屉里面可能有些甚么。

我们都一致猜想，那抽屉中，一定是最值钱的东西，不然，何以要郑重之地将之锁起来？

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的兴趣更大，可是那柄锁实在精巧，我们用尽了方法，仍是没有法子将它打开来，而我们已在上面化了五天之久了。

最后，在一个下午，我抹着汗：“许信，我们不妨承认自己的失败，去请一个职业锁匠来吧，我们打不开这柄锁！”

许信抬起脚来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在钢柜上踢了一脚：“我去请锁匠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许信奔下楼，我听到了一阵摩托车的“拍拍”声，那是许信新买的恩物，我从窗口看出去，摩托车喷着烟，他已走了。

我在沙发上坐了上来，望着那钢柜。

不知道在甚么时候开始的，我突然想到，现在，整幢房子中，只有我一个人了！

这些日子来，由于根本没有甚么事故发生，所以我早已将这幢屋子的神秘处忘记了，但这时，却突如其来，想了起来。

我自从第一次来到这屋子起，就从来未曾一个人在这屋子中过。

最多的时候，和我两三百个人在一起，而最少的时候，我也和许信在一起。

但是现在，却只是我一个人。

我的心中起了一阵异样的感觉，我坐不稳了，站了起来，大声咳嗽着。

我自然并不是喉咙痒，我那样大声咳嗽，只不过是想要替自己壮壮胆而已，我来回走着，许信去了很久，还不回来，我实在等得有点不耐烦了。

我走到书房门口，我想下楼去等他，可是我才一跨出书房门口，就听得书房中，传来了一下很异样的声响。

我一直很难形容这一下声响，但是我的的确确听到了那一声响。

那像是有一样甚么东西，要从一个极窄的缝中，硬挤出来时，所发出的声音。

我吓了一跳，连忙转回身来，书房之中，仍然甚么动静也没有。

我向窗外看了看，窗子太旧，木头的窗框，如果给风吹动，可能也会发出这种声响来的。

但是，窗子虽有几扇打开着，却没有动，也不像有风吹进来过。

我僵立在门口，身上只感到一股又一股的寒意，那是甚么声响？我是应该走进书房去察看究竟，还是奔到门口去，等许信回来？

就在这时候，我又第二次听到了那下声响，而且，我立时听出，那下声响，就是从那个锁着、我们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打不开来的抽屉中发出来的。

我整个人直跳了起来，大叫一声，转身就逃，冲下楼梯去，许信驾着摩托车，冲了回来，在摩托车的后面，坐着一个老头子，那老头子双手抱住了许信的腰，眼睛紧闭着，面然青白。

那自然是许信的飞车技术，将他吓坏了。

这时，我却可以知道，我自己的面色，也不会比那老头子好多少。

许信停了车，向我望了一眼：“喂，你脸色怎么那样难看？”

我忙道：“没有甚么，这位是锁匠？”

许信拍着那老头子紧抓在一起的手：“到了，可以放开手了！”

那老头子这才敢睁开眼来，他喘着气：“先生，等一会，我自己回去算了。”

许信道：“好啊，我还嫌费事哩，来，快跟我上楼。”

我走到许信的身边，低声道：“刚才，我好象听到，那抽屉中发出了两下怪响！”

许信呆了一呆，随即轰笑了起来：“或许是财神菩萨在提醒我们要发财了。”

我苦笑着，一只锁住了的抽屉中，会发出怪异的声音来，这本来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事，所以我也没有再讲下去，我们带着那老锁匠，一起上了楼。

那老锁匠在一进屋子之后，便一脸疑惑的神情，他不住打量着我们两个人。

那实在是难怪这个老锁匠的，我们两人年纪很轻，而这幢房子又如此大，我们看来，实在不像这屋子的主人，而且，屋中空荡荡地，根本不像是有人住的样子，难怪我们看来很“形迹可疑”了。

我想，如果不是那老锁匠怕我们会对他不利的話，他一定会拒绝替我们开锁的。

但是，在到了二楼之后，老锁匠也终于忍不住了，他问道：“这房子是你们的？”

“当然是！”许信回答着：“不是我们的，是你的？”

老锁匠微笑着，没有再出声，许信带着他走进了书房，向那钢柜一指：“就是这个抽屉，如果打开了，我给你十元银洋。”

老锁匠眨了眨眼睛，十元银洋，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他来到了抽屉前，先仔细端详了一下，道：“这是最好的德国锁，我是不是能打开它，还不知道。”

许信道：“你要尽力试！”

老锁匠打开了他的工具箱，先取出了两根细钢丝来，伸进了锁孔，不断地探索着，看他那种聚精会神的样子，就像那两根钢丝，就是他的触须一样。

他足足探索了有十分钟之久，他的工作似乎一点进展也没有，我和许信两人，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但就在此际，老锁匠满是皱纹的脸上，突然现出了一丝笑容来，他将那两股钢丝，留在锁孔中，然后，再用一根尖而细的铁丝，伸进锁孔去。

他的双手，不断做着同一个动作，他将那铁丝压下去，每当铁丝压下去之际，我们就听得锁孔之中，传来轻微地“拍”的一声响。

看来，他就可以打开那抽屉了，我和许信两人的心中，都很紧张，因为我们急于想知道，那抽屉中究竟有一些甚么东西。

又过了十来分钟，那老锁匠好几次擦去了手中心的汗，终于，他手指巧妙地一弹，锁孔中发出了“得”的一声响，他一拉抽屉，已将抽屉拉开了一吋。

许信忙按住了他的手，道：“行了，我们自己会打开它，没有你的事了！”

那老锁匠取回了他的工具，许信数了十元银元给他，道：“你走吧！”

老锁匠脸上的神色更疑惑，他既然有了十元银洋，他却也不再说甚么，只是答应着，走下楼去，我们在窗中看到 he 走出了花园。

许信兴奋地搓着手：“你猜，在那抽屉中，有甚么东西？”

我忙道：“别猜了，打开来看看吧！”

许信道：“我们一起打开它。”

我和许信，一起拉住了抽屉的拉手，用力一拉，将抽屉拉了开来。

在那一刹那间，我心中所想的是：满抽屉的钞票、珠宝和黄金，可是等到抽屉一拉了开来之后，我和许信两人，都呆住了。

那抽屉是空的，甚么也没有！

一只空的抽屉，锁得如此之好！

那抽屉真是空的，只要其中有一小片纸屑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可是它实在是空的。

许信在看到了那抽屉是空的之后，第一个想法，和我一样，他立时伸手进去，在抽屉的底部叩着，想弄明白那抽屉是不是有夹层。

然而，他立即失望了。

他抬起脚来，在那抽屉上重重地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“妈的，白化了十元银洋！”

我也觉得很沮丧，因为在事前，我们对这抽屉寄望太大，以为那里面是一个可以供我们吃喝不尽的宝藏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，推上了那抽屉，“拍”地一声响，我推上了抽屉之后，锁又锁上了，自然不能再将之拉开来，但是我们却并不在意，因为我们都曾看到过，那抽屉根本是空的。

我们的沮丧情绪，也很快就恢复了，因为屋子中还有很多地方，可以供我们“发掘”的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将那抽屉完全忘了，我也不再想起在那抽屉中，曾有怪声发出来一事。

一直到三天之后，那天上午，许信去采购食物去了，他的摩托车发出惊人的吵声，渐渐远去，我留在书房中，觉得无聊，顺手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翻看。那是一本记述西印度群岛中巫都教的书籍，其中讲到土人中的巫师，可以用巫术，使死人为他工作，每一个死人，在巫术的操纵之下，可以被利用三年到五年之久。

我自小就对稀奇古怪的事感到兴趣，是以愈看愈觉得有趣，这本书的作者还说，他曾经和十个以上被施法而恢复了工作能力的死人见过面，他们完全是死人，不需要进食，只要喝少量的水，他们能完全依照主人的命令而工作，而当地的法律，是禁止巫师对任何死人施以巫术的，我一页一页看下去，看得津津有味，当我翻动著书本之际，忽然有一小张纸跌了下来。

我俯身将那张纸张拾了起来，那张纸，夹在书本中，可能已经很久了，纸质已有点变黄，我拾起了纸，又随便将它夹在书中，并没有在意。

直到我又向下看去，再翻到了我夹住纸张的那一页，我才向那张纸上，看了一眼，我看到那张纸上，写满了潦草的字。

而我一看到那些字迹，就可以肯定那是许信的堂叔写的，因为我看出，那字迹和写在书房门口的那一行警告字句，是完全一样的。

这引起了我的兴趣，我放下了书本，拿起了那张纸头来，纸上的字，实在太潦草了，要辨认是相当困难的，而且我看了几句，那纸是密密麻麻的写着那字句，好象是他在一种狂乱的情绪上，他自己在和自己讲话，前后都不连贯，完全莫名其妙。

我只看了几行，许信便“砰”地一声，撞门走了进来：“你可发现了甚么？”

我忙道：“你快来看，我无意之中，发现了你堂叔写的一张字条！”

许信急走了过来，我们一齐看着那张字条，许信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，道：“我是在做梦么？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，那是实在的；然而，哪又怎能是实在的？唉，我有问题了！”

许信念到这里，抬起了头来，笑道：“我看，他有毛病，毛病还不轻！”

我指着那字条：“你再看下去。”

许信看着，一面看一面念：“这已是第三次了，那究竟是甚么？那究竟是甚么！”

许信读到这里，抬起头来，向我望了一眼，我们两人，都感到一股寒意，我忙道：“再念下去，我们或者可以知道事情的真相了。”

许信继续念道：“那天晚上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这屋子已不能住人，我决定放弃它，那些黑影——”

许信又顿了一顿，当他再抬起头向我望来之际，他的脸色是煞白的，而他发出来的声音，也几乎和呻吟没有分别。

他道：“那些黑影！”

我皱着眉：“黑影怎么了？”

许信吸了一口气，没有再说甚么，但是我却立即知道，在那刹那间，他想到了甚么！

他想到了我们第一晚住在书房中时，他看到过的那个影子！

当时，那影子曾令得他惊叫起来，他还曾说，那影子曾俯身下来看我。

这件事，我和许信，都几乎已忘记了，但是，许信的堂叔，在那张纸上，也提及了影子，却又使我们一起想起了这件事来。

许信吸了一口气，又念道：“那些影子固执地要参加我的生活，我怎能和他们一起生活——”

许信又停了下来，我们互望着，许信摇着头：“我看，不必再去辨认那些潦草的字了，这是甚么话，甚么叫着“影子固执地要参加我的生活”？我看他是神经病。”

我也不明白许信的堂叔，写下那样的语句是甚么意思，但正因为我不明白，是以我要进一步弄清楚，他那样写，究竟是想说明甚么。

我将那张纸向我移近了些，继续看下去，又续道：“他们不肯离开我，只好我离开他们，幸而他们不够狡猾，我可以将他们骗进那钢柜的第四个抽屉中去，将他们锁起来，然而，我不要这屋子了。”

接下来，在那纸上的字迹更潦草，大多数都是重复着“我不要这屋子了”这句话，然后，又是三个大字：“立即走。”

我念完了那张纸上的字：“许信，你的堂叔，说他曾锁了一些甚么东西，在那抽屉之中！”

许信笑了起来：“我看你也快要神经病了，那抽屉是空的，你看到过，我也看到过。”

我犹豫道：“或许那是甚么奇怪的东西？”

许信笑道：“你将我的堂叔，当作是张天师么？能够将甚么妖魔鬼怪的灵魂，镇在那抽屉中，照你那样说法，我们打开抽屉时，应该有一股黑气冒出来，化成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——”

许信才讲到这里，便突然停了下来。

因为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们都听到了一下呻吟也似的声音！

那一下声响，我们在一听到之后，便立时转过了头去，是以我们都听到，那正是从那个抽屉中发出来的。

在那刹那间，我们两个人，只觉得有一股寒意，自顶至踵而生，我们好久说不出话来！

那抽屉的确是空的，在老锁匠打开那抽屉时，我和许信都看过，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。

而抽屉又是立时被锁上，锁上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打开过。

那也就是说，抽屉中仍然是空的，那似乎是绝没有疑问的事了。

然而，空的抽屉，是不会发出声音来的，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情。

在呆了好久之后，我才道：“许信，我已和你说过了，我曾在这抽屉中，听过那样的怪声，那……已是我第三次听到这种声音了。”

“别胡说，”许信的面色发青。

“甚么叫胡说！”我大声道：“刚才那下声音，你难道没有听到？”

许信的面色更难看，他道：“不行，再去找那老锁匠，将那抽屉，打开来看看，那抽屉中一定有着甚么，一是有着甚么的。”

我点着头，指着许信的堂留下的那一张纸：“看来你的堂叔并不是神经不正常，而是他真的见过了一些甚么奇怪的东西，而将那些东西，关在那个抽屉之中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看到过，那抽屉是空的！”

我皱起了眉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，许信道：“我去叫那老锁匠来。”

我的身上，又升起了一股寒意，但是，我却不好意思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害怕，要和他一起去，我只得硬着头皮：“好，你快去快来。”

许信像是在逃避甚么似地向下冲了下去，我又听到了摩托车的声响。

## 第四部：一个影子挤出抽屉来

当摩托车的声音，渐渐远去之际，我转过身来，望着那抽屉，几乎一眨也不眨眼睛。

我的心中在暗暗希望，当我一个人在这屋子中的时候，别让我再听到甚么古怪的声音。

但是，希望和事实，却往往是相违背的。

在许信离去之后不久，那抽屉中，又响起了那种声音来，那声音，好象是有甚么东西，用力在一个极窄的缝中挤动时所发出来的。

我的双眼睁得老大，我的手中，抓了一个铜镇纸在手，以防万一。

接着，我就看到了我一生之中，最最奇怪的事情，我看到一个黑影，慢慢地从抽屉缝中，挤了出来。

那钢柜造得十分精致，抽屉几乎没有缝，也只有一个影子，才能从缝中挤出来，因为影子是根本没有体积的。但是，没有物体，又何来影子呢？

然而，那的确是一个影子，慢慢地挤了出来。之后，我已经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个人头的黑影。

这时，我心中唯一希望的是：那是我的头影。

但是，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！

那个黑影在挤出了之后，拧了拧头，像是挤得很辛苦一样，但是我的头部没有动过。

我的头没有动，如果那是我的头影，又怎么会动？

那像人头的黑影，真是在左右摇动着，而且，我还感到，这影子是在“看”着我。

那只是一个黑影，紧贴在那个钢柜上，就像是钢柜前站着一个人一样。

如果这时，在那个钢柜之前，真是有着一个人的话，那么，事情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

在那片刻之间，我只觉得头皮发麻，身子发僵，我张大口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，过了好久，我才能勉强将头低下了一些。

当我低下头的时候，因为我的颈骨早已僵硬，是以我甚至听到了“卡”地一声响。

我低下头去，是想看看我的影子，是不是在，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，很淡。那是我的影子，那么，在钢柜上的，从那抽屉中“钻”出来的，又是甚么东西的影子呢？

我只感到身上一阵阵发凉，而当我再抬起头来时，那影子的肩头，也露出来了，我又立时想到了许信那天晚上所说的话。

他说，他曾看到一个黑影，在墙上俯身看着我。我当时很难想象影子俯身看人是甚么样的情形，但是我现在知道了。

因为现在，我的的确确感到，那影子一面在慢慢地从抽屉的缝中挤出来，一面在“看”着我，我自然无法在影子的脸上看到五官，但是我实实在在感到，他是在瞪着我。

我在刹那之间，突然怪声叫了起来。

我明白了，我明白许信的堂叔，为甚么要在突然之间，放弃这幢房子的了。

这是无法令人忍受的一种恐怖，这时，生自我心底的一股寒栗，令得我的身子，在剧烈地发着抖，那真是无法忍受的，一次也无法忍受。而许信的堂叔，显然是忍受了许多次之后，才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，才将所有的人都带离了那屋子，再也不回来的。

那样来说，许信的堂叔，已经算得是很坚强的人了，至少比我坚强得多。

我那时突然尖叫了起来，是因为极度的恐惧，那种致命的恐惧，先使我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，现在，又使我不断地发出尖叫声来，不能停止。

我在不断地叫着，那影子不再自抽屉中挤出来，它只是侧着头，好象很有兴趣地观察着我。

我知道，许信的堂叔曾将影子锁在抽屉中——我那时的思绪，已经进入了一种狂乱的状态之中，我明知影子不是甚么可以折叠的东西，影子根本不是东西，但是我还是假设了许信的堂叔关住了影子。

但事实，那影子却根本可以自由地来去，他曾在我们第一晚睡在书房中时，出现过一次，又迅速地消失。而且，他还会发出声响来！

我不知道我自己叫了多久，那影子愈来愈向外伸展，已经伸到腰际了。

而且，我还看到，影子有两只手和手臂，那完全是一个人的影子！

我的心中不断在想着，他要出来了！他要出来了！他出来之后，会对我怎么样呢？

我不由自主挥着手，突然之间，我看到我手中所握的铜镇纸，我甚至连十分之一秒钟也未曾考虑，便立即向前，疾抛了出去！

我自己也难以想象，我的力道，何以是如此之大，因为铜镇纸砸在钢柜上时，发出的声音十分响。

铜镇纸是砸在那影子上的，可是影子根本不是物质，它甚至不是一张纸——即使是最薄的纸，所以，铜镇纸是等于砸在钢柜上的。

那影子突然之间，缩了回去，缩进了抽屉中。

而我仍然是叫着，就在这时，许信“砰”地一声，撞开了门，冲了进来。

我仍然尖叫着，许信冲到了我的面前，按住了我的肩头，重重地撼着我，摇撼了足足有十下，才令得我停止了尖叫。

许信的面色，变得极难看，他喘着气：“甚么事，发生了甚么事？我几乎在一哩之外，就已经听到你的尖叫声了。”

我忙握住他的手，他又吓了一跳：“卫斯理，你的手冻得像冰一样！”

我断断续续地道：“许信，我怎么了？我……可是还活着，是活着么？”

许信听了我的话之后，一定也有毛发直竖的感觉，因为他的神色更难看。

他咽下了一口口水，才道：“我想你还活着，但是你的脸色却比死人还难看。”

我抬起头来，陡地看到门口站着一个人，我又吓得砰地跳了一下，但是我却立即认出来，站在门口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老锁匠。

那老锁匠以一种望着神经病人的眼光望着我，在门口犹豫着，不敢走进来，仿佛他如果一走进来的话，我就会将他扼死一样。

许信仍然在不断地问我，发生了甚么事，但是我却并没有回答，我渐渐恢复了镇定：“没有甚么，我太疲倦了。”

我一面那样说着，一面向许信眨着眼，表示我有话，但是要等一会再说。

许信究竟是我的老朋友，他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也不再问下去。

我之所以不肯说出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怕我一说出来，那老锁匠一定拔腿就逃，那么我打不开那抽屉，就永远也不能发现抽屉中的秘密了。

这时候，我已经从极度的惊恐之中，渐渐地定过神来了。

我定过神来之后，第一件所想到事，并不是逃走，而是要弄明白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！

许信又在我的肩头上拍了拍：“现在，你的脸上，总算有了一丝生气。”

我抚摸着我的脸颊，我的手还是冰凉的，但是我的脸颊，却热得发

烫。

那老锁匠在门口，指着我说：“这位先生，他没有甚么不对吧。”

许信自然也知道，一定有甚么大不对头的事情曾发生过，是以他的笑容，也显得十分勉强，他道：“当然没有甚么，请你快开锁吧。”

那老锁匠迟迟疑疑走了进来，一面还不断地望着我。他道：“许先生，以后有这种事，你找第二个人吧，可别再麻烦我的！”

许信不耐烦道：“你下次不来就不来好了，现在我又不是不给钱，你替我将抽屉打开来，我给你一块银洋，还有比这更好赚的钱么？”

那老锁匠仍然在嘀咕着，但是他还是向那抽屉走了过去，大约是由于上次的经验，这一次，他很快就将锁弄了开来。

和上次一样，他才将抽屉拉开了一点点，我已叫了起来，道：“行了！”

那老锁匠仍然对我十分害怕，这自然是他刚才曾听到我发出过那种惊人的呼叫声之故，是以我一叫，他立时向后，退了开来。

许信用奇怪的眼光，向我看了一眼。我已经挥着手，抛了一块银洋给锁匠：“走！走！”

快走！”

银洋“当”地跌在地上，老锁匠立时将银洋拾了起来，匆匆向外走去。

他走到门口，才回过头来，看他的样子，像是想说些甚么。

但是，他并没有说甚么，只是嘴唇动了动，就立时奔下楼去了。

老锁匠一走，许信就要去抽那抽屉，我大叫道：“许信，别忙！”

许信给我的一声大喝，吓得立时缩回了手不，他有点恼怒：“你怎么了？真好象发了神经一样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我并不怪许信，因为我自己也知道，我实在是太过紧张了。

但是，我也知道，如果我将我见到的事说了出来之后，只怕许信也未必有胆子，拉开那抽屉来。

我勉力定了定神，道：“刚才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像人一样的黑影，从那抽屉的缝中，向外挤出来。”

许信的手，本来又已经要将那抽屉拉开来的了，可是，他在听了我的话后，却立即缩回了手来：“你……你说甚么？”

我道：“一个人影子，你曾看到过的，你记得么？你还曾说，那影子在俯视着我，你的堂叔也曾看到过，他就是因此而放弃了这屋子的。”

许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，他向后退来。

我继续道：“现在，我也看到了，我看到他挤出来，也看到他缩回去，他就在那抽屉中！”

许信的声音，有点发颤，他道：“别……别吓我！”

我苦笑着：“你以为我如果不是受了极度的惊恐，会发出那样的怪叫声来？”

这句话是最具说服力的，说明我不是和他开玩笑，我讲的全是真话！

许信望着那抽屉，它已被老锁匠拉开了小半寸。有着一道缝。

许信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如果抽屉根本未曾打开，他也能挤出来……”

他停了一停，苦笑着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，这抽屉根本没有缝。”

我提醒他：“可是，你别忘记了，那是一个影子，影子只是一个平面，平面没有厚薄。”

许信苦笑着：“那样说来，我们也不必怕甚么，它要出来，打开抽屉也

出来，不打开，它也是一样可以出来的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老实说，我这时的感觉，并不是害怕。因为许信的堂叔，在离开这屋子之后，又活了那么多年，而我们在这里，也住许多天，也没有甚么大的损害，我刚才将铜镇纸，抛了过去，影子立时消失，由此可知，那影子并不能危害我们，所以，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害怕。

而这时，充满在我心中的，是一股极度的诡异莫名之感！

这种感觉，令得我无法控制我自己的身子的发抖，也使我感到阵阵寒意。

我道：“你说得对，而且我们也不必怕甚么，让我们一起将抽屉打开来，去看个究竟。”

许信点着头，我们虽然已决定将抽屉打开来，但是我们还是犹豫了好一会，才一起走向前去，一起握住了那抽屉的把手。

然后，我们一起用力，将抽屉拉了开来。

我们在事先，并示曾商量过，但是这时，我们的行动，却是一致的。

我们一将抽屉拉了开来，便一起急急向后退了开去，一直退到了书桌之前才站定。

然后，我们一起定眼向那抽屉看去。

和上次并没有甚么不同，抽屉是空的。

我们又一起不约而同，转过头来互望着，我大着胆子，慢慢向前走去，许信跟在我的身边，我们一起来到了抽屉之前，再仔细向抽屉中看去。

那实在是没有必要细看的，任何人只要看一眼，就可以知道了，抽屉中没有东西。

然而，最奇怪的事，就在那时发生了。

我们都听到一下十分轻微的声音，在抽屉的上面，跌下了一个黑影，落在抽屉的底部。

那是一个如同手掌大小的圆形黑影。黑影投在其它的物体上，竟会有声响发出来，那实在是不可思议、怪诞莫名的事。

黑影是一个平面，平面在几何学上来说，只不过是一个平面，一个单一的平面，绝不能成为一个物体，平面只有面积，而不占据空间，平面是没有重量的，但是，那个圆影，突然出现时，却有一下轻微的声音，像是它不是影子，而是一块极薄的圆铁片。

但是，那却的确是一个影子。

我的心中，升起了一股寒意，那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事，是在三度空间之外的另一空间，是地球上人类的思想无法到达的角落！

许信的胆子可真不小，他自然是想到了和我想到的同一疑问，是以，他竟伸出手指来去抚摸那黑影，我知道他的用意，他很想确定，那究竟是一个极薄的物体，还是一个影子。

他的手指，在那圆形的黑影上，抚摸了一下立时缩了回来。

而在他的脸上，也立时现出了十分古怪的神色来，他盯住了那黑影，一声不出。

我也连忙伸出手指去摸了一下，我摸到的，完全是抽屉的底部，可知那绝不是甚么物体，而只是一个影子，那实际是不存在的东西，只不过可以看得见，是一个遮蔽了光线之后出现的阴影而已。

然而，他在落下来之际，却有声响。

当我也缩回手来之际，许信尖声叫了起来：“你看，它在动！”

我自然也看到了，它在动。

它像是显微镜下的阿米巴一样在动着，在迅速转变着形状，大约在半分钟之后，它变成了一个人影，然后，在向抽屉的一边移去。

当他移到了抽屉的一边时，他看来像是“站”了起来，那时，他还不过六七吋高。

然而，他却在迅速地扩大，转眼之间，已出了抽屉，到了钢柜上，而且继续在向旁边移。

等到它移到了那幅墙上时，就等于在我们的面前，站着一个人影，而那影子，和我们普通人的大小，完全一样。

我和许信两人，全身僵硬，除了张大了眼睛，望着那影子之外，甚么也不能做。

我们望着那影子，那影子也像是在“望”着我们，我们不知道究竟在影子和我们之间，僵持了多久，许信先开口，他的声音，像是在呻吟，他道：“天，……这究竟是甚么？”

我的声音也不会好听多少：“那是一影子！”

许信的眼睁得老大：“当然是一个影子，可是这……这影子，造成这影子的物体在甚么地方？”

我咽下了一口口水：“是不是，有一个隐形人在房间中？”

许信竟立时将我的话接了下去：“朋友，请你……出声。”

当然，并没有人回答我，因为连我自己，也知道我的假定是不成立的，如果真有隐形人的话，那么，光线就可以透过他的身体，我们才看不到他，而光线既然能透过，又何来影子？

我摇着头，我和许信两人的情绪，都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。而就在这时，那黑影却有了动作，我们都看得十分清楚，那黑影在摇着手，同时，又向我们，做了一个手势，但我们却看不懂那手势是甚么意思。

影子继续摇着手，像是在叫我们不要做一件事，我在呆望了半晌之后，“许信，他好象是在叫我们，不要害怕！”

但是我显然是说对了，因为影子立时不再摇手了。

许信也立即住了口，不再叫，他的双眼，睁得老大，盯住了墙上的那黑影，那黑影不再动，许信缓缓的吸了一口气，突然向前一指：“你，你是甚么？”

我忙道：“他是一个影子，怎么会回答你？”

许信的声音，几乎像是一个人临死之前的呻吟声一样：“它是一个影子，它怎么会动？”

我的思想也混乱之极，我竟和许信争论了起来，道：“影子自然会动的，影子会动，有甚么出奇？我们不是经常看到影子在移动么？”

许信突然又大声怪叫了起来，他举起了一张椅子，向那影子抛了过去。

那张椅子，还未曾抛到墙上，影子已然向旁，移了开去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椅子砸在墙上，跌了下来，并没有砸中那影子。

而那影子，又迅速地向上，移了上去，我们的视线跟着影子移动，那影子一直移到了天花板上才停止，我们也就一起抬起了头。

就在这时候，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，那影子在到了天花板上之后，竟然跌了下来。

影子离开了它附着的物体而跌了下来，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，然而这时，却又千真万确地发生在我们的眼前，那影子飘了下来，像是一大片其大无比的纸一样。

我在那时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子，竟伸手去捞了一把。

但是，我却甚么也没有抓到，我所碰到的，只是空气。然而，在我伸手抓上去之际，那影子却散了开来，但是它又迅速地合而为一，落到地上，又在地上移动着，转眼之间，他又变得“站”在墙上了。

看到了这等情形，我和许信两人，都不由自主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。

我和他两人，都无法忍受下去，如果我们再面对着那个影子，那么唯一的结果，就是我们会发疯！我们两人，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，向门口冲出去的，冲到了门口，我们的去势太急了，互相撞了一下。

许信给我撞得向外跌了出去，但是我立时扶住了他，我们两人，飞也似地奔下楼梯，掠过了大厅，跳下了石阶，许信的摩托车就在门口，他坐上了摩托车，我坐在他的后面。

他立时发动了车子，车子发出惊人的声响，向前疾冲了出去，许信用极高的速度驾驶着，但是我却觉得他开得太慢了。

我们冲过了花园，车子像是飞一样在路上疾驰着，一直到驶进了一条比较热闹一些的马路，许信才将车子的速度减低。

我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来，才能向后看一看，那影子是不是跟着我一起来了。

等到我看到，我身后并没有甚么影子之际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但当我转回头来时，我却又一眼看到地上有两个影子，我几乎又尖叫了起来。

如果不是我立即看出，那两个影子，正是我和许信的话，我一定已叫出来了。

我喘着气：“行了，没有事了。”

许信停下了车，我跨下车来，他将车子推到了墙边，喘着气问我：“这——那影子究竟是甚么？”

我苦笑着，摇了摇头：“我怎么知道，现在，问题是，你还要不要那屋子。”

许信几乎毫不考虑：“当然不要了！”

我已经镇定了许多，虽然，我在那样问许信之际，我也已决定，我不要我那一半了。我道：“可是，我们走得匆忙，有很多东西，留在那屋中了。”

许信的声音有点发颤：“你——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回去取？”

我道：“自然是，那是不少的钱啊，难道你也不要了，而且，那影子，似乎不会伤害我们。”

许信犹豫了许久，那屋子对他来说，已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了，但是那些钱，却总是有用的。他又道：“就我们两个人回去取？”

我道：“你怎么啦，自然是我们两个人！”

许信苦笑着：“你的胆子比我大得多，我实在不敢再回去了。所以，还是你一个人去吧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我一个人再回到那屋子去，这的确是我未曾想到的事，但是我还未曾说出话来，许信已经道：“卫斯理，我们是老朋友，我一有了那幢屋子，就分了一半给你，你总不成替我做一点小事，还要推三搪四！”

我忙纠正他的话：“你知道那不是小事，而是大事！”

许信连忙改了口：“自然，自然，但就算再大的事，我们也有这个交情的，是不是？”

我知道，如果我拒绝一个人去那屋子的话，许信是再也不敢去的了，那么，我们等于放弃那笔钱了。许信又道：“你有一半的啊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向街角的一间咖啡室指了一指：“好，将车子给我，你在那里等我！”

许信如释重负，忙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我跨上了车子，又呆了一会，才发动了车子，发出拍拍的声响，又向那屋子驶去。

我们刚才离开那屋子的时候，是如此充满了恐惧，但前后只不过相隔了十多分钟，我却又要一个人回到那屋子去，我心中的感觉，真是难以形容的。

当我逐渐驶近屋子之际，我好几次想改变主意，有一次，我甚至已经掉转了车头，但是，我还是驶了回去，继续向前驶着。

一直到我来到了大门口，我的思想斗争，也到达了最高峰。

我在大门口，足足停了十分钟之久，才走进了大门。在石阶前，我的身子在发着抖，又停了好几分钟，才抬起了脚来。

就在我抬起脚来的时候，突然，我听得一阵脚步声，从大厅中传了出来。

我整个人都僵住了！

那是脚步声，清清楚楚的脚步声，正在向外传来，毫无疑问，那是有人在向外走来了！

我心中不住地在问自己：我该怎么办？但是我的双脚，像是钉在地上一样，几乎一动也不能动。

脚步声终于传到最近，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陡地后退一步。

当我退向后时，由于我的心中，实在太惊惶了，是以我几乎一交跌倒。

那从大厅中走出来的人，也陡地一呆。

## 第五部：古庙出灵

这时，我已看清，他是一个五十上下的人，看来，好象不像是甚么坏人，我的声音有些异样，但是我还是厉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中年人的神情，也十分尴尬，他现出十分抱歉的微笑来：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我看到门没有锁，是以自己走进来了！”

这时候，我已完全可以肯定，站在我面前的中年人，和我并无不同，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又喝道：“你走进来，想干甚么？”

那中年人道：“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会见这屋子的主人，但是却一直未曾达到目的，现在——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我就是这幢屋子的主人。”

那人“噢”地一声：“那真太好了，这幢屋子，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我听得他那样问，心中不禁一动，道：“甚么意思？”

那人道：“我是一个考古专家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摸出了一张名片出来给我，我一看，上面印着“大学历史系主任”的头衔。而这所大学，正是我中学毕业之后，打算去投考的。

是以，我的态度立时改变了，我又看了看他的名字，他叫毛雪屏。

我忙道：“原来是毛教授，因为屋中没有人，我刚赶回来，就看到了你，还以为你另有所图，是以才出声喝问的，请你原谅。”

毛教授看到我的态度有了大转变，他也像是松了一口气：“本来是我不好，我见到没有人，不应该自己走进来。”

我道：“请进去坐，你——到过二楼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才走到楼梯口，就听到了车声，我知道有人来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我笑着：“不算甚么，请进去。”

我们一起走进了大厅，大厅中总算已有了几张简陋的椅子，他坐了下來之后：“据我所知，这屋子本来是属于一个实业家，姓许的，是不是？”

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但现在属于我。”

毛教授也没有问何以这屋子现在会属于我，他只是道：“我这次已是第四次来了，前二次来的，屋子都荒废着，我也没有进来，现在，这屋子好象已经不同了。”

我道：“我花了很多功夫，整理过了。”

毛教授又道：“听说，那位姓许的实业家，是突如其来，放弃这屋子的？”

我听出他的话中，像是想试探着甚么，我想了一想：“教授，这屋子，很有点古怪，若是你知道甚么的话，你不妨先说说！”

毛教授现出十分兴奋的神色来：“甚么古怪，你先告诉我。”

我想了一下，就把那自抽屉中出来的一个影子一事说了出来，我还未曾作任何进一步的解释，毛教授却已经叫了起来：“古庙的幽灵，那是古庙的幽灵！”

我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颤，那影子，是一个幽灵？我不由自主，抬头向上看了一眼。毛教授的声音，听来十分神秘，他道：“那影子，它在上面？”

“是，刚才我就是被它吓走的，现在，我回来取一点东西，而且，我再也不要这屋子了。”

“你不必放弃这屋子，它并不害人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——你也见过那个影子？”

“见过一次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我急忙问。

“在泰国的一幢古庙，是一个老和尚给我看的，那老和尚有很多古怪的东西，也会使各种各样的‘降头术’，你听说过‘降头术’么？”

我苦笑了起来，略带讥讽地道：“教授，刚才你说，你是一个考古学家！”

毛教授对我的讥讽，似乎毫不在乎，他解释道：“是的，我是一个考古学家，但是因为古时传下来的东西中，有许多是我们现在人所不能了解的，是以我也集中力量研究那些事，譬如说降头术——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，因为我对于这个题目，并不感到特别的兴趣，我

忙道：“教授，请你先说说那个……古庙的幽灵。”

毛教授给我打断了话题，他好象有点不愉快，但是那种不愉快的神情，随即消失，他道：“年轻人，别心急，事情总得从头说起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因为他叫我不急，而我却正是一个心急的人。

我只好点了点头，因为他要从头说起，如果我一再打断他的话头，只怕他更要说不下去了！

他又道：“我在那古庙中住了很久，那老和尚给我看了很多古古怪怪的东西，但是最奇怪的，却就是那‘古庙的幽灵’。这个名称，也是那老和尚自己取的，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是甚么！”

毛教授讲到这里，略顿了一顿：“那些古古怪怪的东西，是老和尚的弟子和信徒，从各地带来给他的，那‘古庙的幽灵’，住在一个圆形的石球之中，是泰国北部，丛林之中的一个村落的农民发现，传到那老和尚手中的。”

我有点忍不住了：“你看到的时候，情形是怎样的？”

毛教授道：“当时，老和尚问我，要不要看看‘古庙的幽灵’，我也不知道那是甚么，老和尚就郑重地拿出一个圆形球来，那圆球齐中分成两半，合在一起时，几乎看不出它是可以分开来的，当他分开那圆球时，一个黑影，便从圆球中出来，渐渐变大，直到它完全像是一个人的黑影为止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正是那样！”

毛教授又道：“那是我一生之中，见过的怪事之中，最怪的一椿了！”

我忙道：“自然是，再也不会比这更玄的事了，那个黑影，当他在墙上的时候，像是在看着我！”毛教授也不由自主，苦笑了起来：“当时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”

我问道：“教授，那究竟是甚么？”

“我当时也用这个问题，问那老和尚，老和尚的回答很古怪，他说，那是一个幽灵，是他的朋友，他甚至可以用手势，和那影子交谈！”

我立即想起，当那影子在墙上出现的时候，他曾经向我摇过手，像是叫我不害怕。

毛教授又道：“老和尚说那影子到我们的世界，已有很久了，他自遥远的地方来，很乐意住在我们的世界上，老和尚甚至可以用手势，令他回到石球中去，我曾仔细审视过那石球，也看不出甚么特异之处来。”

我的心中，感到了一阵异样的迷惑，这一切，全只是应该在神话中出现的事，但是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了，这实在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。

我呆了片刻，才问道：“那么，这影子，它如何又会来到这里呢？”

毛教授道：“当时，我因为还有别的事，所以不可能在那庙中住得太久，我离开了那古庙，半年之后，我又回去时，那老和尚已圆寂了。”

我不禁“啊”一声。

在那刹那间，我悲悼的，自然不是那老和尚的死，而是那老和尚可能是世上唯一能和那影子交谈的人了。老和尚死了，那影子究竟是甚么东西，自然更没有人了解了。

毛教授也叹了一口气，他道：“我一听得老和尚已死，便自然而然，关心起庙中那些古怪的东西来，而我最关心的，是那个‘古庙的幽灵’，但是庙中的新主持却告诉我，那些东西，全被人认为是可以镇邪的宝物，而给人买走了。”

我忙道：“这所屋子的主人，就买到了那石球？”

“是的，他买到了那石球，这是很容易查出来的，庙中的捐簿上，有着纪录，我也立时查出，他是这里的一个实业家，可是我却没有机会到这里来，等到我能来的时候，已过了一年，我看到了一幢废屋，并没有能够见到许先生本人。”

我又抬头向上望了望：“许先生本来是住在这里的，但是他被那影子吓走了。”

毛教授望着我：“可是你不怕？”

我苦笑道：“怎么不怕？起先我们不知道在这屋子中有那样的一个住客，现在，我也决定放弃这幢屋子了，那影子——”

我讲到这里，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讲下去才好，因为一提起那影子来，我的心中，便产生一股极度的寒意，使我不由自主地要打寒颤。

毛教授托着头，想了片刻：“你没有见到那只圆形的石球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他像是不怎么相信我的话，犹豫地问道：“你是说，那影子真的在楼上？”

我又抬头向上望了一眼，当我望向楼梯口的时候，我的身子，突然像触电一样震动起来，我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：“他……下来了！”

毛教授突然站了起来。

是的，那影子下来了！

那影子出现在楼梯口的墙上，它似乎在犹豫，是不是应该下来。

我和毛教授，都双眼发定，望着那影子。

它真的下来了，它不是从楼梯上走下来的，因为它只是一个影子，它是贴着楼梯的墙慢慢滑下来的。

那影子来势很慢，足足有两分钟之久，它才到了楼梯脚下，离我们大约只有十多呎。

毛教授失声道：“就是它！”

我尽量将身子靠得离毛教授近些，因为我感到害怕，我道：“它在这里，已经有十年以上了，它……究竟是甚么，是生物么？”

毛教授摇着头，从毛教授的神情上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摇头并不是为了别的，不是为了否定我的话，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心中，也感到一片迷惑。

那影子停在楼梯口不动，我和毛教授也呆立着不动，过了好久，那影子突然招了招手。

我猜想它是在向毛教授招手，因为他和毛教授，是在那古庙中见过面的。

然后，那影子又渐渐向上移去。

直到那影子又上了楼，我和毛教授两人，才算是吁了一口气。在毛教授的脸上，突然现出了一种十分兴奋的神色来：“如果你决定放弃这幢屋子，那么，你是不是可以以较低的价钱卖给我？”

我还没有回答，许信的声音，突然从大厅的门口响起：“只是要说一个价钱，我们就卖了。”

许信的声音，突如其来，我和毛教授都吓了一跳，刚才，当那影子从楼上移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神情实在太紧张了，是以根本未曾发现许信是甚么时候来的。从许信那种苍白的神色来看，他到了总也有好些时候了，至少，他曾看到那影子。

毛教授道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我和许信齐声道：“自然一言为定。”

毛教授又道：“我买了这屋子之后，你们不能再来看我，而且，要凭你们的信用，遵守一个条件，那就是绝不能对任何人，提起有关这影子的事。”

我和许信互望了一眼；点着头：“可以。”

毛教授立时自他的衣袋中，拿出了支票簿来：“我的积蓄并不多，我可以给你们五分之四，这数字你们是不是满意？”

他签好了支票，递向我们，那样问着。

老实说，我和许信，根本就不想要那屋子的了，就算白送给他，我们也是肯的，何况还有钱可以支，我们都道：“满意，满意！”

我们接过了支票，支票上的数字，也十分庞大，对这间屋子，我们再没有留恋，立时向前走去。

当我们走到大厅门口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看到毛教授正在以一种十分庄严缓慢的步伐，走向楼梯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在走向祭坛一样。

虽然，这项交易，完全是毛教授自己提出来的，但是我仍然有他上了当的感觉，我又叫道：“教授，屋子中还有不少食物，如果你需要帮助——”

可是，我的话还没有讲完，毛教授已叫了起来：“走！走！这屋子是我的了，别来打扰我！”

我好心对他说屋中有食物，却碰了一鼻子灰，心中自然很气恼，对他的那一点同情，也化为乌有，和许信一起走了出去。

等到我们跨上了车子，冲出了花园，许信才道：“你是怎么碰到那老头子的？我等你不来，怕你有了意外，是才赶来看你的。”

我将我见到毛教授，和毛教授所讲的话，转述了一遍，那时，我们已经远离那屋子了。

在我讲完之后，许信好一会不出声，但是，他突然之间，停下了车子：“你说，那影子会不会是一件宝物？”

“宝物？”我惊讶地反问。

“是啊，谁见到它，就是它的主人，可以命令它去做任何事情！”

我忙道：“别胡思乱想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许信瞪着眼：“那老头子为甚么要买下那屋子来？”

我也不知道毛教授为甚么要买下那屋子来，是以我只好道：“或者，他要和那影子长期相处，以便研究那影子究竟是甚么。”

许信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太胆小了，不然，我们可能会要甚么，就有甚么！”

我只觉得好笑：“是啊，那是阿拉丁神灯，你告诉他，你要一座宫殿，在空地上立即会有一座宫殿，那影子会听你的使唤！”

许信知道我是在讽刺他，他很不高兴地摇摇头：“行了，别再说下去了，朋友，我们到银行去提钱，提出钱来，一人一半，再也别提这件事。”

我道：“不要了，这些钱，应该全是你的，我们虽然是好朋友，但是我也没有必要来分你的钱用的。”

许信道：“那是甚么话，我曾经说过，要将那屋子的一半分给你的。”

我道：“屋子是屋子，钱是钱，现在我不要了。”

我们两人，又争了很久，许信看出我的态度很坚决，他也就不再坚持，我们当晚就分手了。

当时，我绝未想到的是，这一晚分手之后，我竟再也没有见到许信，

直到如今。

我一直以为许信突然不知所终，实在很是可疑，但是却又没有甚么迹象，表示他遭到了意外。我是在第二天下午，才到他家去找他的，他的母亲说，他一早就到银行中取了钱，立即将所有的钱，换成了银洋和港币，搭火车到香港去玩了。

他的母亲那样说，我自然只好相信，但是我心中疑惑的却是，为甚么许信在离开之前，竟不来找我谈谈呢？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啊。

难道说，是昨天的争论，使他认为我们间的友谊已不存在了？

我想了很久，一面慢慢地走在街上踱着，但是却想不出答案来，当时我的心中，实在很气愤。

后来，由于局势的急骤变化，很多人都到香港去，我也到过香港，并且住了一个时期。

在那个时期中，我想念许信这个好朋友，我曾尽一切可能，打听他的消息，我所得到的消息只是，他的确到过香港，曾住在半岛酒店的华贵套房中，举止豪阔，不久，他就去了泰国。

我也曾托在泰国的几个朋友打听他的下落，但是却没有结果。

那全是以后的事情了，在这里先说上一下，因为这些事，对于以后事情的发展，都有一定的关系。

当时，我又回到了学校中，年轻人总是较难守秘密的，我将那影子的事，告诉同学，那些同学都笑我，因为没有许信做我的证人，我也无可奈何。

那一学期开学之后不久，局势变乱，学校便停了课，我曾经到过很多地方，最后才定居下来。

## 第六部：影子的老家

在这些年中，我几乎将那件事淡忘了，虽然它是我遇到过的事情中，最不可思议的一件，而且，几乎是不能解释的。

因为我找不出任何理由，也难以作出最荒唐的假定，来弄明白那影子究竟是甚么东西。

所以，早在一年之前，我想将“影子”这件事写出来，却又没有写，就是因为这是一件有头无尾的事情之故。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写了出来，怕不给读者骂死？

但是现在，情形却又有了不同的发展。

就在不久之前，大约是“影子”开始在登载之后的第二天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

那不速之客的年纪很老了，衣衫也很褴褛，看来实在是一个穷途潦倒的老人，而且，我实在认不出他究竟是甚么人来。

所以，当他显得十分拘泥地站在客厅中的时候，我不得不问他：“老先生，你贵姓？”

他的声音有点发颤：“你……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我摇着头：“或许以前，我们见过几次，但是我实在记不起来了。”

当他一开口之后，我在竭力搜索着我的记忆，那样的口音，那样的神态，我曾在甚么地方看到过？我是不是曾见过这个老人？

可是我却实在想不起来了。

而事实上，也根本不必我多想，那老人已经道：“你还记得么？我是锁匠，很多年之前，我在一幢大屋之中，替你开过两次锁，有一次，我去的时候，你还在尖叫着，吓得我以为你是神经病！”

一听得他那样说，我完全想起来了，他就是那个老锁匠！他当时已经够老的了，现在自然更老，我对他的确一点印象也没有了。

我忙道：“请坐，请坐，原来你也离开了家乡！”

老锁匠坐了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没有法子啊，先生，家乡过不下去，不能不跑出来，可是跑出来，唉，老了，也不是办法！”

我忙道：“你不是有很好的手艺么？”

他又叹息道：“你看我的手，现在也不灵活了，而且，现在的锁，和以前的锁也不同了，以前，我甚么锁都打得开，现在，唉！”

我不禁觉得好奇，道：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你可是看到我在报上，提起了以前的事，所以来找我的？”

老锁匠眨着眼睛：“报上？甚么事？我不识字，从来不看报纸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来找我的。”

“我的一个同乡，他认识你，他说，你最肯帮人家的忙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才老着脸皮来找你的，我一看到你，就认识了，真巧。”

我不禁哑然失笑，事情的确是巧了一些，我还以为他是看到报上我在记忆以前的事，他才来找我的，我取出了一些钱来，交给了他：“你先拿去用，不够再来找我，我替你去找一个工作。”

他千谢万谢，接过了钱，就起身告辞。

我送他到了门口，他忽然转过身来，问道：“卫先生，那间大屋子，就是我去替你们开锁的那间，屋子中是不是有鬼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你为甚么会那样说？”

老锁匠迟疑了一下：“后来，我又去过一次。”

我不禁大感兴趣：“你又到那屋子去了一次？去作甚么？”

“还不是去装锁？可是，我总感到那屋子很奇怪，好象是……有鬼。”

我拉住了他：“进来坐坐，你将详细的经过告诉我，那屋子，我们卖给了一个姓毛的人，可是那位毛先生叫你去的？”

“不错，他是姓毛！”老锁匠的面上，现出骇然之色，但是转眼之间，他却又笑了起来，自言自语他说：“就算有鬼，现在也找不到我了！”

我的心中十分焦急：“你究竟看到了甚么？”

老锁匠压低了声音：“你不知道么？那姓毛的，可能就是鬼，他……一个人……有两个影子！”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我立时明白，所谓“一个人有两个影子”，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一个人，自然只能有一个影子，但是那老锁匠自然是看到了两个影子。

要不是他看到两个影子，他也不会怀疑那屋子是有鬼的了，而他看到的那另一个影子，显然就是那神秘莫测的“古庙的幽灵”。我当然没有必要去向他解释那一切，我只是道：“那或许是你眼花看错了，或者，那时屋中有两盏方向不同的灯，那自然有两个影子了。”

老锁匠摇了摇头，他摇头，好象是在否定我的话，又好象是为了当时他的确是眼花了。

我又问道：“那位毛先生，他找你去弄甚么锁？”

“一只箱子。”老锁匠回答：“一只很奇怪的木箱，锁坏了，他找我去修，那是一种很古怪的锁，也找不到甚么人会修理的了。”

“那木箱中是甚么？”

老锁匠搔着头，道：“说起来就更奇怪了，那箱子中是一只圆的石球，我曾伸手去碰那石球，可是毛先生却怪叫了起来，好象……好象他的一个影子，曾向我扑了过来，我当时也吓昏了。”

我勉强笑着：“你当时一定是太紧张了！”

我口中虽然那样说，但是，我心中所想的，却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，我心中知道，老锁匠并不是太紧张，也不是眼花。

当他顺手去摸那石球的时候，那影子可能真的曾向他扑过去过！

因为，照毛教授的说法，他第一次看到那“古庙的幽灵”之际，庙中的老和尚，是揭开了一个圆形的石球，那影子才从石球中出来的。

从那一点来推断，那个石球，可能就是那影子的“老家”，或许那影子不喜欢有人碰及他的老家，是以当老锁匠去碰那石球时，他才会有异样的动作。

我也可以知道，毛教授一定不知道在那屋子的甚么角落找到了那个石球！

老锁匠望着：“后来，我匆匆修好了锁，就走了，没有几天，那屋子就起了火。”

“哦？”这一点，更令我感到兴趣。

因为在我离开之后，我还未曾听到过有关那屋子的任何消息，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那屋子起了火。

我自然记得那是一幢木头为主的建筑物，这样的建筑物生起火来，几乎无法营救。

我忙道：“屋子起了火，自然烧毁了！”

“自然是，甚么也没有剩下，烧光了，那个毛先生，好象也烧死了。”老锁匠说。

“好象？”我问。

“救火队找不到尸体，但是却也没有人看到那位毛先生，他大概已被烧成了灰！”老锁匠一本正经他说着。

我挺了挺身子，心中不由自主地想，如果毛教授是葬身在火窟之中了，那么，那影子呢？是不是也被大火烧成灰了？

我一直将那影子当作是一件生物，甚至将他当作是一个人。

如果要解释，那实在是没有法子解释的，因为影子根本不是甚么东西，影子只是影子！

如果有人像我一样，见过那影子许多次的话，一定也会自然而然将那影子当作生物，当作是一个以奇异的形态而存在的生物。

我又想：“这一场大火，是如何引起的？是毛教授不小心引起的，还是他故意放的火，甚至于是那影子放的火？”

这实在是一连串难以解答的谜！

我又问道：“从那场火之后，这屋子，又有甚么奇怪的新闻？”

老锁匠道：“有的，有人在黑夜经过那屋子，听得废墟中像是有哭声，又好象有一个穿白衣服的鬼，在废墟上晃来晃去。”

我不禁笑了起来，老锁匠的那几句话，是绝对不值得去加以研究的。

因为那是最常听到的“鬼故事”，而这类鬼故事，通常是由于牵强附会，胆小的人自己编造出来的，我道：“没有别的了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老锁匠回答着。

我站了起来：“好，你回去吧，你留一个地址给我，如果有了适合你的工作，我会找人来看你的。”

老锁匠又不住地谢着，告辞而去。

老锁匠走了之后，我关上了门，独自坐在客厅中，想了很久，老锁匠的出现，勾起了我的回忆，当日发生的事情，就像是历历在目一样。

我想到，毛雪屏是一位著名的教授，如果他不是葬身在火窟之中的话，那么，要找寻他的下落，一定不是甚么困难的事。

我决定打一个电话给小郭，他主持的侦探社，业务非常发达，数据也极丰富，托他去查一下，或者可以有结果。

当我在电话中听到了他的声音，而他也知道电话是我打去的时候，他高兴地叫道：“真巧，我也恰好要打电话来找你！”

我笑着，道：“别卖口乖了，你想找我，为甚么不打电话来？却要等我的电话来了，你才那么说？”

小郭忙分辩道：“也得给我时间才是啊，而且，那是和你有关的事，我又不希望由我的秘书打给你，我想自己和你谈谈。”我道：“好了，究竟是甚么事？”

小郭将声音压得十分低，听来像是很神秘，他道：“有人要找你！一个从泰国来的人，要我们侦探社找你，我一听得他讲出你的名字来，几乎立即就可以将你的地址告诉他的，但是，我却不知道那人是甚么来路，是以将他敷衍过去了。”

“哦，他是甚么样的人？”我说。

“和你差不多年纪，态度很诡秘，”小郭回答说：“看来像是甚么犯罪组织的头子！”

我也不禁紧张了起来：“他没有留下住址，也没有留下姓名？”

“不，全有。”小郭说。

我笑道：“如果他是甚么犯罪组织的头子，他就不会那样做了，他叫甚么名字？”

“他叫许信。”小郭回答着。

我陡地叫了起来：“许信。”

事情凑巧起来，甚么事情，全都堆在一块儿来的。要就多少年，一点音讯也没有。要就我才遇到了那老锁匠，现在许信也出现了。

小郭显然是被我的高叫声吓了一跳，他道：“你怎么啦？认识这个人？”

“当然认识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！”我回答说：“他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你等一等，我看看他留下来的地址……嗯，他住在摩天酒店，二十一楼，二一四号房，是不是要我陪你一起去！”

“不必了，我自己会去对付那犯罪组织头子的！”我立时回答。

小郭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，而我已迫不及待地放下了电话，我奔出门口，跳上车子，用最高的速度驶向摩天酒店，许信来了，而我已那么多年，没有了他的音讯，我见面之后，一定得先揍他两拳，然后才问他，何以不声不响就溜走了。

当我置身在摩天酒店的升降机中时，我真嫌升降机上升的速度太慢了，同时，我也骂着许信，为甚么住得那么高，当我终于在二一四号房门前站定，敲着房门之际，我的心中，充满了一阵异样的喜悦。

房门打了开来，打开房门的，是一个瘦削的，看来有些面目阴森，肤色十分黝黑的男人，我呆了一呆，忙向门上的号码看了一眼，一点也不错，正是二一四号房。

这时，那人也用奇怪的眼色在打量着我。我忙道：“请问，这里有一位泰国来的许信先生吗？”

那人怔了一下：“我就是从泰国来的许信，阁下是谁？”

当我听到了那样的回答之际，我真正呆住了！

在我面前的那个人，就是许信！

那真是岁月不饶人啊，在我印象中的许信，怎会是那样子的！

我苦笑了一下，许信望着我的眼光，也十分陌生，当然他也认不出我就是他要找的卫斯理了！

刹那之间，我的心情，不禁变得十分惆怅，我摊了摊手：“许信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许信显然仍未曾认出来，他只是望着我道：“阁下是——”

那实在是一件很令人伤感的事，我还想他能够凭记忆认出我是甚么人来，那样，我们的重逢，多少还可以有点浪漫的意味。

但是，他却完全无法认出来了，我只好道：“你怎么啦，我是卫斯理啊！”

他张大了口，像是我讲了出来，他仍然不相信，他足足呆了好几秒钟，才道：“天，卫斯理，你怎么变成了那个猫样？”

他一开口，我就可以肯定，在我面前的，绝不是陌生人，而真正是许信了。许信最喜欢出口伤人，这许多年来他的习惯还没有改变。

我立时道：“你的样子也好不了多少，许信，你变得难看极了！”

就像我从他的一句中，认出了他就是许信一样，他自然也可以从我的话中，认出我是甚么人来了！他“哈哈”地笑了起来，伸拳向我肩头打来。

但是，我出拳却比他快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已打在他的肩头之上。

他被我那一拳，打得进了屋子之中，他张开了双臂：“想不到我们两人，居然会有一天，互认不出对方是谁来！”

我也进了房间：“那真是想不到的事情，我们分开得太久了！”

他忙扬了扬手；“别说下去了，我自己会解释为甚么当年我会不辞而别的理由。”

我笑了笑，老朋友究竟是老朋友，他知道我见了他之后，第一件要向他提起的是甚么事！

我道：“我只打听到你是从香港到了泰国，而你到了泰国之后，就像是失了踪一样，这些日子来，你究竟是在搞甚么鬼？在密林之中种鸦片？”

“你这是甚么鬼念头？”许信问。

“你知道那个私家侦探将你形容为甚么样的人？他说你是一个犯罪组织的头子！”我想起小郭的话，大笑着倒在沙发上。

许信有点愤然，但是他立时道：“这些年来，自然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，我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，你知道我在甚么地方？我在一座古庙之中！”

我扬了扬眉：“甚么古庙？”

“你还记得，我们将房子卖了给他的那个毛教授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

“你自然也记得那影子？”

“少废话了，谁能忘得了它。”

“毛教授说，”许信在走来走去：“那影子是从一座古庙来的，而那座古庙中，又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全是各地乡民送来的，我就是到那座古庙去了。”

我望着他，心中充满了疑惑，许信并不是一个做事有恒心的人，而他竟然在那古庙中，住了那么多年，这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。

我道：“你去做甚么？”

许信的脸上，现出一种十分迷茫的神色来，他并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只是自顾自道：“我们那天，分了手之后，我整晚睡不着，本来我想来找你的，但是我想，你未必肯和我一起去。”

“你那时已经决定要到那古庙去了。”

“是的，第二天一早，我拿了钱，只对家中说了一声，就走了，一直到现在，我连自己也不明白，何以我会有那样的决心，那好象不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而像是有很多人在影响我作出那样的决定！”

我的心中，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。

“我先到了香港，”许信又道：“后来又到了泰国，我找到了那古庙，我也说不上，那究竟是甚么时代的建筑，当我表示要在庙中久居的时候，庙中的和尚，表示欢迎，开始的时候，我只是听他们讲庙中所有的奇怪的东西，那些奇怪的东西，大都已经散失了，但是仍有人不断送来怪异的东西。”

“那都是些甚么？”

“真是世界上其它地方难以见得到的，我看到过比竹笋还要大的蜂巢，石头上有着天然形成的文字花纹，有的枯木的形状简直就是一只活生生的鸭子，也有乡民抬着足有三四百斤的大鳝来放生，还有一些从泥中挖出来的，不知来历的对象。”

“你有没有见到那种影子？”

许信突然静了下来。

他沉默了相当久，才道：“那是最近的事。”

## 第七部：完全不同形式的生命

他虽然还未曾说出甚么来，但是我却已从他的神情，他的语气之上，感到了一股极度神秘的意味，那种神秘的感觉，逼人而来，令我不由自主，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战，我也在不由自主，压低了声音：“许信，你又看到了那……影子？”

“不是那个影子，”许信摇着头：“但是我相信，那是他的同类。”

我的脑中混乱得可以，是以我一时之间，还不明白他那样说，是甚么

意思。

许信又补充着道：“那是另一个影子，我已将他带来了，我就是为了这个，才离开了泰国来找你的，你似乎很出名，我问起过一些人，他们都说听到过你的名字，但是却不知道你的确切住址，是以我只好去找私家侦探。”

我根本没有听清楚他以下的话，在听到他说“我已将他带来了”之后，我的心便陡地一凛，也未及去注意他又说了一些甚么。

我急急地道：“他……你带来的那影子，在那里？”

我当时的心情，实在十分矛盾，我又怕再见到那种古怪的影子，事情隔了那么多年，但是一想起那种不可思议的影子来，我仍然会不寒而栗。

但是，我却又希望再见一见那样的影子。因为现在，我不再年轻，在这许多年中，我经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，当我再见到那影子的时候，我想，我或者可以了解那影子究竟是甚么！

许信望了我一眼，他没有再说甚么，就打开了衣柜，提出了一只皮箱来，他打开皮箱，又取出了一只皮袋，那皮袋中放着一个球形物体，那是隔着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的。

我屏住了气息，这时，许信的动作，就像是一个印度大魔术师一样，充满了神秘感。

他拉开了皮袋的拉炼，从皮袋中，取出了一颗石球来，我早已知道，那种影子，是“居住”在石球之中的，但是我却还是第一次看到那样的石球。

它大约像保龄球那样大小，深灰色，表面粗糙，凹凸不平，它显然相当沉重，因为许信是双手将它捧了出来，放在桌上的。

许信双手按着那石球：“卫斯理，你别害怕，我已证明，他不会伤害人。”

我苦笑着：“你也该知道，我并不是害怕，而是那种神秘得不可思议的感觉，令我发抖！”

我的身子，的确在微微地发着抖，或许，这就是许信以为我感到害怕的原因。

许信的双手，仍然按着那石球，他道：“这石球是一个农民发现的，据那农民说，他夜间在田中工作，泰国人大都很迷信，相信各种各样的邪术，其中有些邪术的确也不可思议——那我慢慢再和你说，他看到天空上有很多流星飞过，然后，就在离他不远，有重物坠地的声音。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这石球，从天上跌下来？”

“根据那农民的叙述，确然是那样，他走过去一看，就看到了石球，据他所说，那石球的四周围，当时还有一团像云一样的东西包着，但是当他走近的时候，那云一样的东西就消失了。”

我再吸了一口气：“那么说来，这石球像是殒石？虽然这样大小的殒石并不多见，但是比他更大的也有。”

许信缓缓地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但是，是不是别的殒石之中，也有着一个小影子呢？”

许信说着，双手突然移开，伸手拨了一拨，那石球在桌面上滚动了一下，在滚动之中，裂成了两半。

我实在想踏前一步，去仔细观察一下，但是我却又实在想退后几步，因为我心中的那种神秘恐惧感，已愈来愈浓了。

在那样矛盾的心情下，我终于变成了呆立不动，我看到，那石球在裂成了两半之后，当中是空的。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，它的中空部分，并不是

球形，而是方形的。

接着，我就看到，一团黑影，在那正方形的中空部分，迅速地扩大，转眼之间，一个影子，便已出现在那张桌子上，于是，我和许信都看到，一个影子在墙上，就像是有人站在墙前，而又有一支射灯照向那个人一样，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人在墙前。

那影子，和我多年前所看到过的影子，一模一样，当它贴在墙上的时候，我又有了它在“看”我的那种感觉，我也盯着它。

我发出了苦涩的笑声：“许信，你还记得你曾说过，它可能是阿拉丁神灯中的妖魔，你想它做甚么，它就会做甚么，是不是那样？”

许信也发出了同样苦涩的笑声来，道：“你何必再提当年的幼稚话？现在，我问你，它究竟是甚么？”

我回答的话，幼稚得连我自己也觉得可怜，我道：“那是一个影子。”

许信尖叫了起来：“我知道那是一个影子，但是它究竟是甚么？”

这个问题听来十分可笑，影子就是影子，还会是甚么，然而，那影子究竟是甚么呢？

我望着那影子，无法回答许信的问题。

许信显然比我镇定得多，或许那是由于他和这个影子已相处了相当久的缘故，他又指了指凝立在墙上的那影子，问我：“那么，你至少要回答我，你认为这影子是不是生物？”

我仍然苦笑着，“影子”和“生物”之间，是绝对联系不上的。任何生物，在光线的照射下，都会有影子，在墙上的，是一个人的影子。不但是生物，任何物体，都会有影子，那是小孩子也知道的事。

但是影子的本身，却并不是一件物体，既然不是一件物体，又怎会是生物？

我先将我要回答许信的话，在心中想了一遍，然后，才照我所想的，讲了出来。

许信点着头：“你想的和我一样，在我和你以及所有人的概念之中，影子根本不是一个物体，只不过是光线被局部遮蔽之际，出现的一种现象，影子是不存在的，但是现在，我和你看到的事实，却是破坏了我们的一切概念！”

我又转头向墙上望去，那影子仍然站立着，但当我向他望去的时候，他却移动起来，他移到了窗口，然后，移出了窗外，他的一半，贴在窗外的墙上，像是在欣赏窗外的街景。

许信的声音似乎更镇定：“我们有了不少人生阅历，我们能设法解释这影子究竟是甚么吗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那是一种生命。”许信回答。

我望了许信一眼，许信说得十分肯定，说那影子是一个生命。但不论他的语气多重，就算他对天发誓，他的话仍然是没有说服力的。

所以，我摇了摇头。

许信却并不气馁：“那是一个生命，我们对生命的观念是，任何生命，总是由细胞所组成的，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，都是如此，最简单的生命是单细胞，甚至还不是细胞，但是，事实上，我们对生命的概念，只可以说，是地球上生命的概念。”

他在“地球上生命的概念”这一句话上，特别加强了语气。

然后，他又指了指那影子。

这时候，那影子已缩了回来。仍然贴在墙上，他道：“而我们不知道这影子来自甚么地方，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这是一个生命，它甚至不是立体，只是一个平面，只是一个影子，他的生命构成，和地球上的生命构成，完全不同，我们根本无法想象，但是他会动，我敢说他有思想，他们的同类之间，一定有沟通思想的办法！”

许信在挥着手，他的神情也愈来愈是激动，像是一个演讲家，讲到了酣畅淋漓时一样。

然而，他所说的话，却令我愈来愈感到迷惑。

或许，在辽阔无际，神秘莫测的宇宙中，真有一个星球上，生命是平面的。但是我却无论如何，无法接受这样的概念。

我望着许信，缓缓地道：“老实说，我未曾听到过比你刚才所说的更大胆的假设。”

“这不是假设，”许信叫了起来：“这生命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可以看到。”

我变得有点口吃，我道：“那么，你认为他是来自另一个星球？”

许信摇着头：“不，我并不那么想，如果他来自一个星球，那么，这个星球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伸手叩了叩那石球，然后又道：“这个石球，就应该是一艘宇宙飞船了，但是，那却只是一块中间空心的殒石。”

我的话，多少有一点讽刺的意味：“或者，对于太空船，或者是机械的观念，也有所不同，他们的机械，只是一块石头！”

许信无可奈何地苦笑了起来，他无法反驳我的话，生命可以是平面的，可以只是一个影子，那么，为甚么宇宙飞船不可以是一个石球呢？

许信一面苦笑着，一面双手捧起了那石球来：“我却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自己的想法是，这个石球，本身就是一个星体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但我却没有说甚么。

那石球很小，不会比一个足球更大，但是，它当然可以是一个星体。星球有大得不可思议的，也有极小的，在宇宙中运行的，甚至还有许多宇宙尘，它们是极其细小的微粒！

比起宇宙尘来，那么，这个石球，当然已是一个庞大的星体了，在宇宙中，大和小的概念，本来就是接近无穷大和无穷小的。

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

许信看到我终于有了同意他的话的反应，显得十分高兴：“这样的星体，在宇宙中一定极多，和地球一样，它们虽然小，但是却有条件产生生命，产生了单一的生命，在它的内部，不知是由甚么原因，它脱离了运行的轨迹，被地球的吸力，吸引到了地面上来，朋友，这就是影子人的来历。”

我半晌不语，这时，那影子在渐渐移动着，他绕着房间的墙壁游移着，进了浴室，又从浴室中出来，最后，他又沿着地毯，来到了桌边，然后，他移上了桌子。

当他来到了桌面的时候，他的面积，在显著地缩小，等到他来到了石球附近之际，他变得只有巴掌大小，可是却仍是人形的。

接着，他像是决心结束它的游历了，他“爬”上了石球内部，那正方形的空间中，那时，他只是一个小黑点而已。

许信将石球的另一半盖上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他时时那样，出来不久之

后，一定要回到石球中去，像是他必须在石球中，他的生命才安全。”

我将手按在许信的手臂之上：“许信，我知道有一个机构，是专门研究这类稀奇古怪的事情的，我也认识这个机构的主持人，我和你一起去找他，和他一起，共同研究这个……影子。”

却不料许信摇着头：“不，卫斯理，如果我和你，单独到了另一个星球上，我们最希望获得的是甚么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这几乎是无法回答的问题，而我也从来未曾想到过，我会单独地到另外一个星球上去。

在我瞠目不知所对时，许信已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“我如果在那时候，最需要的，自然是对方的友谊，而决不希望被人家研究！”

我又感到了一股寒栗：“许信，你疯了？你想和这影子做朋友？”

许信却十分固执地道：“他既然是一个生命，我为甚么不能和他做朋友？”

我想说一些轻松些的话，因为那实在是一件很可笑的事。但是我却只是张大了口，无法说得出来。

许信又道：“你还记得那位毛教授的话么？他曾说，那老和尚和另一个影子，可以凭借手势而交谈，我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生命，就是根据这一点而来的，他一定能发出一种电波，或者是类似的东西，知道外界究竟发生了甚么事。”

我忙道：“那么，你为甚么不让他参加科学的试验，让他在各种精密可靠的仪器中，来显示他的能力，以证明他究竟是甚么？”

“不！”许信大声回答。

他可能是因为我再度提出，要将那影子送去作试验，而心中十分恼怒，许信本来不是那么冲动的人，尤其在我的面前，他不应如此冲动，更何况我们是久别重逢的好朋友，他是特地来找我的！

但是，我却十分难以了解他这时的精神状态，他好象将和那影子之间的“友情”，看得比我和他之间的友谊更重。

他好象“中了邪”一样，满面怒容，一面大声说“不”，一面捧着那石球，在桌上用力顿了一顿，发出了“砰”地一声来。

他那一顿，令得那石球裂下了一小片来，同时，在石球中，也发出了一下类似呻吟、挣扎的声音来。

我竭力想使气氛变得轻松些，是以我忙道：“许信，别冲动，你的影子朋友受惊了！”

许信没有说甚么，他捧起了那石球，用皮袋套好，放回了箱子之中。

然后，他抬起头来：“我很失望。”

我知道他的意思：“你本来想怎样？”

“我想邀你一起和我回到那座古庙去，那地方十分清静，可以供我们慢慢来研究那影子，我们可以共同和那影子交谈，但你显然不会答应。”

我皱着眉：“你计画用多少时间？”

“如果我一个人的话，我想至少十年、八年，但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时间自然会缩短很多，我想，有三五年也就够了。”

将三五年的时间，花在努力和“影子”的交谈上，如果真有成绩的话，倒也不是不值得的事。

我停了片刻，才道：“许信，我想你不必失望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去。但

有很多事务，你要让我好好交代一下。”

许信显得十分高兴：“好，但我却要回去，现在对于城市生活，变得很不习惯！”

这一点，我是早已看出来的了，他非但对城市变得很不习惯，而且，他人也变得很怪。

我道：“你何必那么急于回去！”

他道：“不，我一天也不想多留。”

我知道他的脾气，所以我道：“好的，那么，我们一起去吃饭，我介绍你认识我的妻子。”

却不料许信连这一点也摇头拒绝，他道：“不，不必了，我不想和外人多接触，我立即就走，你在安排好了你的俗务之后来见我！”

他按了叫人钟，当侍者进来之后，他就吩咐道：“请你替我结算房钱，我要走了。”

我呆立在桌边，许信那样不近人情，虽然我念及他一个人在那古庙中住了那么多年，不免古怪些，但是我的心中，仍然有点生气。

我看着他匆匆忙忙地整理着行李，我也没有说甚么。在他忙碌时，我看到了桌面上那石球的碎片，我心中不禁动了一动，趁他不觉，我将那碎片，放进了袋中。

许信在半小时之后，就离开了酒店，他甚至拒绝我送他到机场去，他只是在酒店门口，和我握别，道：“你就算不来，我也不会怪你，但是你一定要找人带一封信来给我，好叫我不空等。”

我答应道：“一定！”

他上了车，驶走了。我在酒店的门口，呆立了片刻，从口袋中，摸出了那块碎片来，我并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来到了一间化学实验所，那实验所的主持人，我是认识的，我将那碎片交给了他，请他尽快地将分析的结果告诉我，这才回到了家中。

到了家中，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，享受着清香的龙井茶，我已经改变了主意，我实在不想到那个充满了荒诞的古庙之中，却度过三五年和那不知是甚么的影子打交道的光阴了。

所以，我根本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白素，只是休息了片刻之后，到了我的那家进出口公司之中，叫一个可靠的职员，请他到泰国去走一遭，去告诉许信，我不去了，叫他不必要等我了。

那职员仔细听了我的话，立即去办旅行手续，而当我在傍晚时分，回到家中时，实验所的主持人，已经来了两次电话。

我连忙打了一个电话给他，我的心情，多少有点紧张，问道：“你分析的结果，发现了甚么？”

“大量的镍和铁，”他回答：“那好象是一块陨石，但是它的结构却十分松，充满了气体。”

“甚么气体？”我忙问。

“那自然无法知道，当将之敲成碎片的时候，气体立即逸走，除了镍和铁之外，便是硅和铝，大体上，和地球上的岩石相仿。”

“没有别的成分？”

“没有，分析报告上没有表示有甚么特异的成分，你还有甚么问题？”

我本来想问他，在那样的成分中，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像影子一样的生

命，但是我却没有问出口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问了出来，也一定没有结果的。

我道：“谢谢你，没有别的事了。”

我放下电话，下定决心，要将这件事完全忘记。但是在那职员还没有回来之前，要忘记这件事，倒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。

在那几天中，我几乎一闭上眼睛，就看到那神秘莫测的影子，同时，也翻来覆去地想着许信所说的那一番话，我竭力想使自己理解那一番话，相信宇宙中，真有一种生命，只是一个平面。

但是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，因为那实在是我们思想范畴以外的事。

十天之后，那职员回来了，他带给我的消息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告诉我，在他到达那古庙的前两天，那古庙失火烧成了灰烬，一个姓许的中国人，不知所终，可能已被烧死了。

那情形，和毛教授那幢房子，完全一样！

自然，没有人再见过那影子，那影子似乎也在大火中消失了，但是，如何会有那一场大火？何以竟如此凑巧，都有一场大火？

这些问题，自然无法解答，而我只记得许信曾说过：“那影子是甚么？是一个生命。”

那影子真是一个生命么？如果有人再问我一遍，我将仍然回答不出来！  
尾声

在知道了那古庙失火之后，我和好多人谈起过这件事中，我转述了许信的一个小星球、一个生命的说法，但是没有一个人，肯接受这种说法的。

后来，我遇到了一个对星体生物素有研究的科学家，我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，原原本本他讲给他听，他在听了之后，却表示对许信的说法，予以支持。他道：“那是可能的，在宇宙中，不可测的事实在太多了，我们和普通人不同，我们的工作，就是研究地球之外，是不是有生物存在，如果我们不摒弃地球上对生物的概念，那么，我们将永远发现不了甚么。”

当时，我又问道：“那么，你认为有一种生命，可能只是一个平面？”

那位科学家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卫先生，不但可能是一个平面，还有可能，生命是甚么也没有。”

“甚么也没有？”我不明白。

“是的，生命可能是甚么也没有，只是一束无线电波，或类似的东西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，宇宙实在太神秘了，太不可测了！”

我没有再说甚么，的确，宇宙的秘奥，实在是深不可测的，地球上的人类，可能一直到永远，也无法完全了解宇宙的秘奥，在我们这一代而言，更是可以肯定，我们无法了解宇宙！

(全文完)

